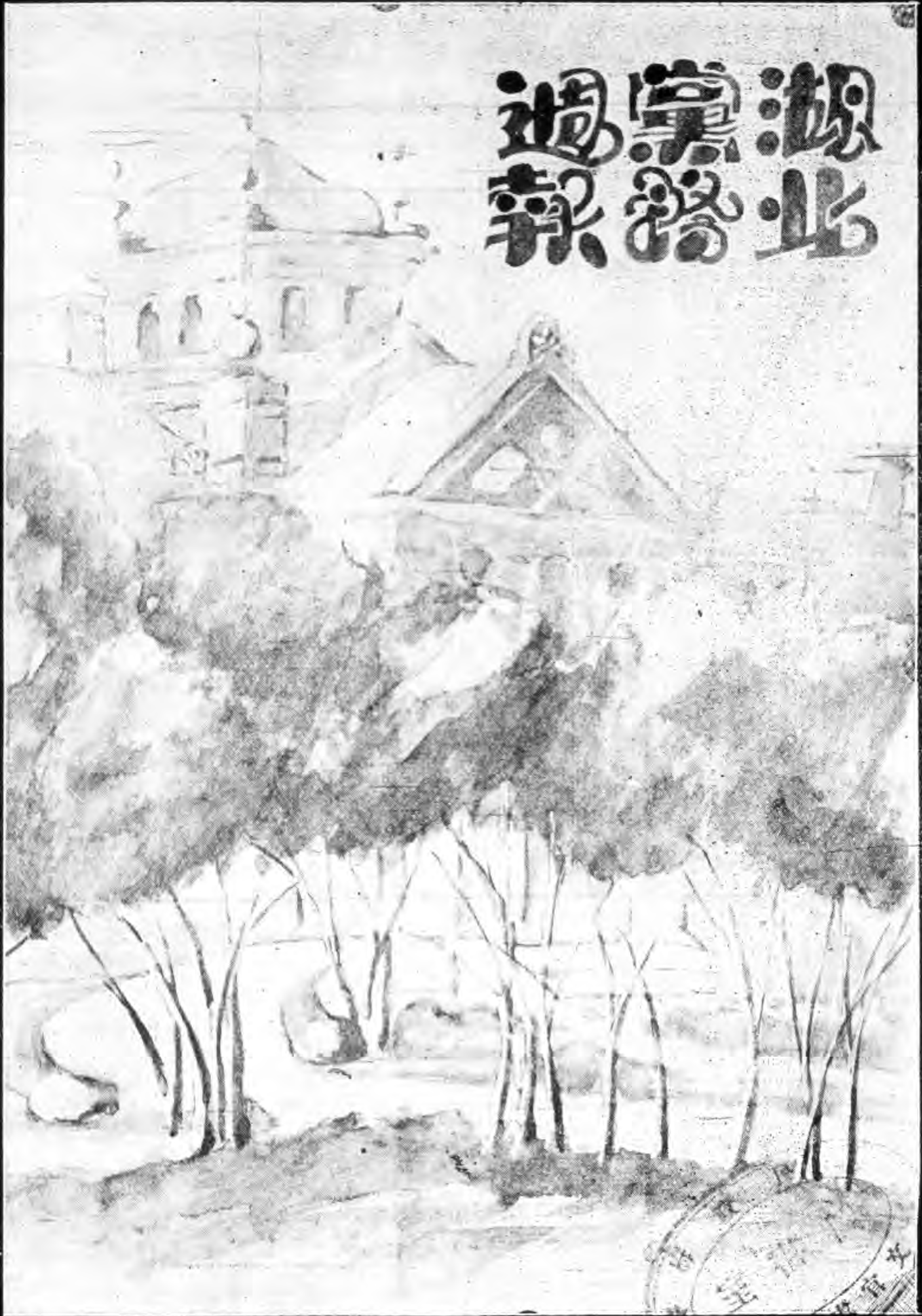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湖北黨務週報



中華民國十九年九月八日

第六期

中國國民黨湖北省黨部臨時整理委員會宣傳部印

總 理 遺 像



總 理 遺 囑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現在革命尙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湖北黨務週報第六期目錄

民國十九年
九月十八日

時評

青年共犯傅良居口中的共產黨

一得

論著

統一與分裂

胡漢民

革命的原動力

楊杏佛

討逆經過及逆軍崩潰情形

劉峙

對時局之感想

桂崇基

韓國獨立運動之經過

延秉昊

譯述

日人在上海之地位

密勒報不直蘇俄對我陰謀

黨務

中央第一零七次常會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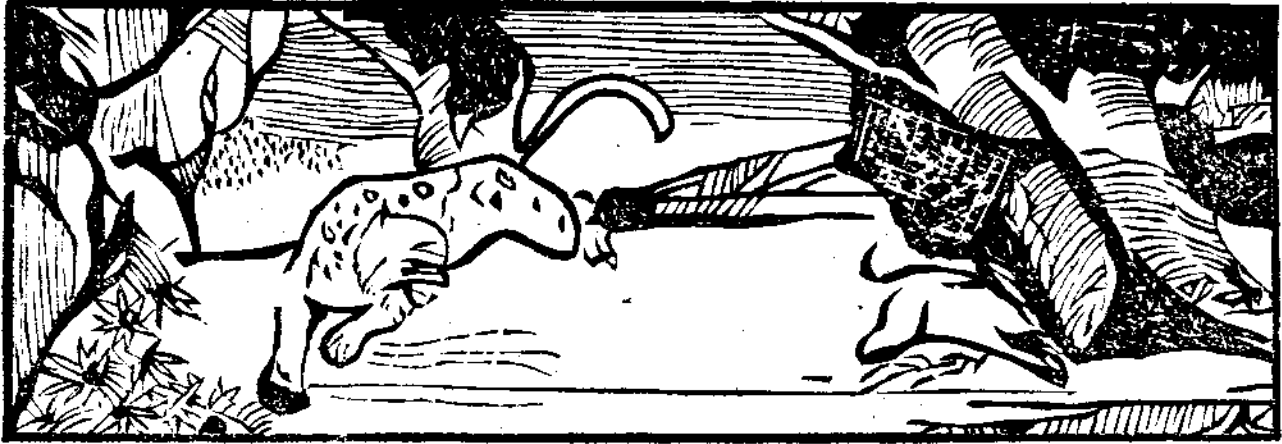
中執委會慰勞全體將士書

中執委會慰勞戰地民衆書

中訓部黨義教育工作近況

省黨委會 總理紀念週詳誌

省黨委會第一百二十三次常會



省警委會第一百二十四次常會
省宣傳部第五十一次部務會議紀

軍事

三省綏靖會議續誌

國際

國聯發表巴力斯坦亂事報告

國聯會議第十一屆年會行將開幕

日樞府會議論戰劇烈

國際新曆三年後可實行

特載

蔣總司令告前二三集團軍將士書

越南總支部代表建議搜集汪精衛叛跡昭著之黨史

黃埔軍校特黨部執委會爲汪精衛勾結共黨禍國殃民告全國民衆書

粵省黨部對時局宣言

江西省黨部申討汪逆精衛通電

川省黨部請中央討逆呈文

南京市執委會爲祝捷大會告民衆書

共禍史實

共產黨的黑幕

共匪蹂躪長沙之經過

時評

青年共犯傅良居口中的共產黨

一得

我們平日看見一般有知識的青年共產黨員，始終跟着共產黨跑，心裏總不免引起這樣的疑問：（一）他們當初入黨的爲信仰「共產主義」嗎？（二）他們對於共產黨的行動真正滿意嗎？（三）他們冒死的跟着共產黨跑，真具有爲主義犧牲的決心嗎？但是這些疑問，現在從青年共犯傅良居的口供中，都一一給我們赤裸裸的解答了！

傅良居是一個曾受大學教育的青年，他今年纔二十四歲，他加入共黨，是在民國十六年武漢政府尚未清共的時候。大家試想想，他那時爲什麼加入共黨？據他自己說，有三種原因，那三種原因？（一）爲便於出頭作事；（二）因信朋友，爲感情衝動；（三）爲國共尚未分離，共產黨理由，也說得很好聽。爲什麼入了共黨才好出頭作事？他說：「朋友都說國民黨是個有歷史的黨。有資格，有勞績的黨員很多，是不容易出風頭。一入共黨，就可以出風頭，佔在重要的地位。所以想急進的人，就要入共黨」。我們從他這兩段話看起來，很可以知道當初加入共黨的青年們，不是因理智薄弱而盲從，就是爲「風頭慾」所驅使而加入，那裏有什麼主義的信仰？

時評

他加入共黨之後，對於共黨的行動究竟滿意與否？且聽他自己道來：「共產黨當初會簡單喊幾個口號，喊幾聲空洞的目的，也似乎好聽，進到他黨內去後，并沒看見有能够實行做到的具體辦法，他所採取的，反都是搗亂殘忍不合理的，能使人世界變成鬼世界的辦法。即如「土地農有」的一句大口號，究竟每個農民應分多少畝地？所分土地能否生活？共黨並無統計。假如土地均歸現在農民佔有，那末將來革命的兵士回鄉，又種什麼東西呢？還有許多的糾紛，共黨并無解決的辦法。又如所謂革命主力軍之工人，在中國除五七個大都市，看見有工廠外，其餘十多省，並沒有看見大工廠，可見絕不適合國情。在我們中國窮人本身，常可以變爲富人，田主本身常可以變爲佃戶，本來沒有固定之階級可分，而共黨偏要強分階級，要我們階級鬥爭來自相殘殺，所以說都是搗亂的辦法。」而且共黨爲什麼這樣搗亂？他也很明白的答道：「是受了蘇俄的指使。蘇俄指導人總說愈搗亂得兇，就可以增加窮人，使社會上沒有房住，沒有飯喫的人加多了，自然要跟着我們革命，就容易得勢了。所以談他是殘酷不合理，要使中國變

一

成鬼世界的辦法。」

因為他現在揭破了共產黨的黑幕，所以接着又很懊喪的說：「我現在追悔，我現在悲痛，因為我那時想出風頭，一時為感情衝動，沒有詳細的研究，盲從了沒有詳細辦法的共產黨，隨着他們聽外國（蘇俄）的指使，在我們自己的祖國故鄉來搗亂，惹起自相殘殺，實做了忘祖禍國的罪人，不足以對中國人！更使家庭破碎，母親哥哥及兄弟都不能見面，亦不足以對我的骨肉！」他這樣的沉痛的懺悔，足見他現在對於共產黨的行動，是怎樣的深惡而痛絕呵！

但是他既然揭破了共產黨的黑幕，為什麼不及早脫離

，還要跟着他們跑？他的沉痛的答案是這樣：「大家以為當初業已錯了，罪惡已太大了，社會上的人，都不容許我們立足了，雖明知受了騙，但無回頭的餘地，也只好逆着良心，再去騙人，以延長自己的生活罷了！」我們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現在大部分青年共產黨員，所以還冒死的跟着共產黨跑，只因「無回頭的餘地，」並不是真的抱了什麼為主義犧牲的決心呵！

傅良居是一個受過大學教育的青年共產黨員，他這篇供詞不只是代表他個人的思想，實在足以代表共產黨內一般青年黨員的思想，然則今日「共產黨之為共黨」是無煩言的了！



論 著

統 一 與 分 裂

胡漢民

各位同志：自濟南克復以後，中央軍乘勝北進，現已超過晏城向禹城進展，閻錫山因濟南之役，受創過鉅，已作放棄平津，退守山西的準備，隴海平漢兩線的馮軍，因受津浦線閻軍崩潰的影響，也漸漸不支，中央軍現除以一部份軍隊肅清內黃蘭封一帶的殘敵，并以偏師襲取開封外，復從蘭封開封聯絡許昌部隊，向鄭州圍攻，就現況推測，馮軍今後或將（一）猛力南進，作占據武漢的企圖，（二）退入潼關再謀自保或入川，（三）移師平津攫取閻錫山河北的地盤，可是這三條路，都不容易通過：第一，平漢線方面，中央軍極佔優勢，剛才說過，我們現在除以一部份圍攻許昌外，並還聯絡其他部隊，向鄭州進襲，南下武漢，既不見於張發奎攻取長沙之日，到現在自更沒有希望了。第二，陝甘兩省頻年天災人禍，馮軍退入潼關，則大部軍隊的給養，便是個極大的問題，如果入川，則川軍自固其圍，前此曾受教訓的馮玉祥，現在自更難如願以償。第三，馮軍移師平津，或許為汪精衛等所贊同，但是閻錫山之緩辭拒絕，也是意料中事，假如馮軍真到平津，則我們的戰線，却可由此縮短，一鼓而殲滅之，一定更有把握了。

不過馮的信用，向來比閻更差，無論中國人外國人，都知道他曾勾結共產黨，「做過蘇俄的走狗，甚至到現在，還沒有脫離過關係，假如馮到平津，一定會引起國際間的恐怖，這些事實，在馮也不能不有所顧慮，基於上述種種，便可証實閻馮今日，確已陷於「進退維谷」的境地。

在閻馮軍事節節潰敗的現在，我們觀察，近日所謂擴大會議的舉措，也可明瞭北方的真相，上海報載，馮玉祥於數日前曾有電給汪精衛，以為現在局面不好，於組織政府一事，亟應從緩，在馮的意思，以為閻軍失守濟南，隴海平漢兩線的軍事，又難於支撐，假如張學良進兵平津，事情便危險了，所以一切，總以不多更張為是，在便覆馮一電，大意說：「尊意種種，已與擴會各委員說過，目前軍事雖然失利，但也不必悲觀，張漢卿方面，據郭泰祺同志的報告，與我們很有好感，當不至有甚麼意外的舉動。」固然，郭泰祺所謂擴大會議的命令，去疏通張學良時，張學良並沒有和他見面，所謂報告云云，完全是汪精衛捏造的事實，不過想藉此安馮之心，定一定他的驚魂而已。

其次：我們克復濟南之後二三天，汪精衛便在北平舉行盛大的宴會，凡各國公使館參贊以下，都一律被邀，當時他的演詞，與辛博森搶奪的英文導報上的言論，如出一轍。其大意在反覆說明他自己和閻馮等與共產黨無關，希望外人能破除這種錯誤的成見，予以援助！固然閻馮汪是否與共產黨無關：自有事實來證明，便是外交上的事情，也斷不這麼單簡，用請客的辦法，便可得到了解和同情的，但是如此，我們便可知閻馮，空虛脆弱，和汪精衛的窮蹙無聊，已到了何種田地了。

前天蔣先生有一個電報呈國民政府，大意說：「……閻錫山馮玉祥倡亂魁首，法無可宥，至其所部將士，皆曾為革命盡力，徒以閻馮脅制，乃致誤入歧途，其情有可原，其遇尤為可憫！各該部將士果能深明大義，擒解禍首……自當特予懲賞……」云云這個電報和國民政府根據這個電報而發的告誡逆軍將士令，都曾登載各報，想各位都已看過了，蔣先生說這些話，真是鶴然仁者之言。我們知道在一切所謂叛亂之中，罪魁禍首，往往祇有一二人，其餘的大多數人一部分是沒有正確的認識，而被迫盲從的，一部分是雖有正確的認識而實逼處此，不得不隨之反叛的，這兩種人都很可憐，當他們真有反正的決心時，中央自應本寬大的初衷，予以自新的機會，事情是很明瞭的，例如我們問一切兵士以及下級的將領們：「你們有正當的職業，——能維持你們最低限度的生活時，你們是不是再願意當兵呢？」兄弟相信十個兵士之中，一定有八個以上

回說不願意的，須知他們正為受生計和環境的驅迫，才做着以生命來維持生命的勾當，假如社會的秩序，稍稍整齊，生產的事業，多多發展。他們於當兵的事情，一定會舍之不遑，棄之如敝屣了，除非到了師長以上的地位，有了兵權，成了軍閥，可以耀武揚威，才會迷戀着已有的權位，求個人野心的發達，我們深知此病，所以當北伐完成之後，便主張編遣，以改造軍人的心理，建設國家的軍隊，更從而謀推行革命的建設，以保障國家永久的和平統一，不幸這個計劃，正打中了一切頑舊軍人的弱點，便歷起反抗，重復造成二年以來戰亂的局面，這在渴望我國能趕快長治久安的同胞們，都應該感覺十二萬分的痛心和不幸。

當我們召開編遣會議之前，首先提出難題，反對編遣的，便是馮玉祥，他說：「蔣先生做了國民政府主席，我至少應該做副主席。此外某人該做總司令，某人該做總指揮，也都要一一分配定，才可以商量編遣的事」至於他挑撥李宗仁李濟琛，陰謀叛亂的事實，更已為我們所共見了。編遣會議之後，我們根據決議案，准許閻錫山招足十二師。對於馮玉祥，因他的數額逾量，便禁止續招，而他回河南以後，却大招特招，編遣會議宣言所列舉的四個信條：「不偏私，不欺飾，不假借，不中綴」是他們所認可的；委員的誓詞：「……犧牲權利，服從命令，決不敷衍，贖狗，欺罔違抗。」更是他們會當眾宣誓的，可是一離南京，便統統抹煞了。這種事實，都可證明他們完全是一種封建的軍閥，目前閻馮所據為叛亂的理由，便是：（一）現在

的政府，是南方人的政府，我們北方的軍隊，應該奮起推翻它，不能與之兩立。(二)蔣先生是世界上最專橫，最會排斥異己的人，我們必須打倒他，才能求自己的生存。這兩個口實之無聊和淺薄是十二分顯明的。於此，兄弟便要就閻馮所行爲口實的兩點，略略地加以剖晰：

就第一點說：我們政府在用人行政方面，自始便沒有所謂南北之分，當用人之時候，從不注意到所用的人是南方人或北方人，其先代住在何處，由何方出身等等。前清士子考秀才，最注意的便是籍貫，兄弟記得有一個叫做于式枚的，本是廣東人，因在廣西住過一兩代，應考時便在廣西考試。廣西應考的人比廣東少，錄取時也許比較容易。因此廣西士子，以爲他冒籍頂替，便大大的不然，甚至要拿鑽子鑽死他。這種行徑，我們現在想來，真可笑到極點了。可是我們政府用人，究竟有沒有所謂南北呢？府中各院部，祇要是中華民國的國民，都可以兼收並蓄。甚至學有專長的外國人，也可以請他做顧問，須知人才并不限於一地，所以人之良否，斷不能以地域來區分，用人的，也自不能以地域爲標準。兄弟是廣東人，然而兄弟用人，并不限於廣東，也從不敢說中國惟有廣東人，才最具有才，最可以用，固然廣東能產生最偉大的革命導師，如總理這樣一個人，可是最頑固陋劣的康有爲梁啟超等人，何嘗不是廣東人呢？廣東有矢志革命歷久不變的朱執信廖仲凱諸先生，然而反覆無常，賣黨求榮的汪精衛，陳公博，甘乃光，張發奎等也都是廣東人啊！趙不廉，趙戴文，

楊兆泰等，長內政部時部中人員幾乎全是山西人，好像中國祇有山西人才能辦內政的，這便是一種極大的錯誤，我們自問沒有如馮玉祥之所爲，專門挑選從行伍中出身的部下，做他唯一的工具，也沒有如閻錫山之所爲，專門任用山西人，甚至在山西之中，還要分出晉南晉北和五台來，他們以用人的南北爲口實，正益發呈露其愚蠢和拙劣而已！

尤其可笑的，是閻馮等附會戴季陶先生在中央報告的一段話，做他煽動人民，反抗中央的根據。戴先生說：「現在陝甘等處的人民，爲天災人禍所迫，窮困已到極點了。他們所過的生活，簡直是非人的生活。我們南方的人，應該趕緊北進，從事實業的開發，和教育的普及，以挽救他們垂絕的生命。」這一段話，不但沒有毛病，而且有很充分的理由。因爲本已飢已溺之懷，以拯救一切無告的人類，正是每個革命者應盡的職責。何況陝甘人民終於是我們的同胞呢？可是閻錫山馮玉祥等，把這段話變弄一下，便大號於衆曰：「戴某某說：我們西北人民過的是非人的生活，這明明指我們爲禽獸了，他要南方人趕緊北進，開發我們的一切，這些南蠻子，又明明想把我們來征服了。戴是一個文人，尙且如此，則南蠻將領的態度，也就十分明顯，我們還不力謀團結，以抵抗南蠻的侵略麼？」他們講這些帶有煽動口吻的話，誠然別有用心，然其稚陋無當，也該爲我們所共知了。舉例來說，陝甘人民，現在過着吃樹皮草根，甚至束手待斃的生活，南方人民能力量所及，

舉辦賑濟。搬運糧食到陝甘去，總不能說是一種侵略的行動。固然據于右任先生實地調查的結果，知道去年政府爲陝甘災民所撥的一千萬賑災公債，災民並沒有得到一點實惠，所運去的麪粉，都被馮玉祥留做軍糧，陝甘各地，甚至連一所施粥廠都沒有。于先生說：在歷來陝甘的饑荒中，從來沒有如此次政府這樣關心人民，作大規模的賑濟的。同時受賑的災民，也從來沒有像此次得不到一些實惠的。難道馮玉祥等，這種行徑便是所謂不要陝甘人民過非人的生活，並抵抗所謂南蠻的侵略嗎？其次一個人的思想，要由枯竭而趨於豐美，由滯留而趨於進步，必須盡量吸收他人的思想，或與之作相互的交流；同時要一個民族，或民族中某一部分的文明進步，也必須經過上歷的階段，才會獲得相當的成效。所以總理昭示我們，要我們除保持我國固有的知識能力道德以外，還要迎頭趕上去的精神，學習歐美之所長。在國際民族間猶且如此，陝西甘肅，終於是我中國的一部。陝甘人民，終於是我們中國的國民，在他生活窘迫，民智落後的情形之下，難道當真該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憂戚於其心嗎？乃馮玉祥閻錫山等對於我們所謂北進的一切，顛倒錯亂，想深閉而固拒之。這在思想上說，便是「思想的義和團」；在道德上說，便是忍心陷溺西北的人民，想他們永遠受自己的宰割，此其居心之毒辣，真不堪聞問了。

就第二點說，閻馮等以爲蔣先生是世界上專擅最會排斥異己的人，非打倒蔣先生，便無以求自己的生存。固然

過去的一切，誠如蔣先生所言「本以和平統一爲職志，實行訓政，籌辦編遣，皆集合羣力，取決衆議，初非專制獨裁之行，安有贖武窮兵之意。」即就閻馮所謂「求自己的生存」論，究竟是公的立場呢？還是私的立場呢？我們知道，在革命的觀點上，除了求民族國家的生存以外，是沒有所謂自己的生存的。中央籌辦編遣，更很明顯地由於「取決衆議」。難道在中國統一後，必須要有所謂姓蔣姓馮姓閻的軍隊，分據各處，甚至由馮玉祥坐鎮平津，鹿鍾麟節制兩粵，或傅作義封建江浙，才算得起開誠布公，不排斥異己嗎！

從前李濟深也曾說蔣先生任用私人，排斥異己。兄弟便問他，你是懂軍事的，究竟蔣先生任用了那一個私人，排斥了那一個異己呢。假如蔣先生任用私人，那末在軍事上第一個便要算何敬之，但是何敬之是貴州人，現在正竭力造成他郭子儀的地位一出則爲將，入則悄然一身，並沒有受他管轄的軍隊，如果蔣先生任用私人，便應該如此嗎？其次，中央命你坐鎮兩粵，假如你承認中央便是蔣先生，甚至承認蔣先生排斥異己，這不啻你承認你自己是蔣先生的私人了。但是你終於是爲國服勞，不是爲蔣先生做工具呵！兄弟這些話，當時都會和李濟深說過，今日重復提出來，不過想藉此證實閻馮所言，實在太無聊滑稽而已。我們再就眼前的事實來看，韓復榘同志，從前是馮玉祥的部下，當他誠心反正，歸附中央以後，中央硬任他爲河南省政府主席。此次討逆，尤得其異常的助力，石友三是與

韓同志同時效順的，雖然「石友三」變了「石友三」一叛再叛，傳襲了馮玉祥的衣鉢，可是中央以前，還一再優容，希望他覺悟來歸，始終爲革命效力。此外在此次討逆中最奮勇最努力的同志，如王金鈺，上官雲相，徐源泉等等，都是當時北方的將領。中央何嘗有南北之分，便認他們爲異己而加以排斥呢？

有人以爲中央軍炸死樊鍾秀，便是所謂排斥異己的鐵證，這真是極大的笑話，兄弟於此，便想將這事的經過，附帶報告一下，我們知道樊鍾秀在革命過程中，是著有相當的助勞的，此次閻馮叛變，他首先表示中立，不願參加到任何方面去，這在革命的立場上，已不免重大的錯誤。但是我們還原其處境之難，仍舊予以充分的接濟，不過他當時駐在許昌，我們爲進攻鄭汴計，便要求他退出，他却不容，甚至以兵力抗拒，這不啻明明暗助馮逆，造成我們軍事的障礙了。我們爲進展我們的軍事計，不得不向許昌進攻，而樊鍾秀竟不幸爲飛機炸死了，從上面的事實，可知樊鍾秀之死，實屬咎由自取，與中央何與？總之，政府用人沒有所謂私人和異己，凡革命的，便是我們的同志，凡反革命的，便是我們的敵人，凡不能服從黨國，而事實上又足以爲我們革命的障礙的，我們便應當予以嚴正的制裁。閻馮等以專擅誣人，祇在想造成他背叛黨國的根據，以遮掩他爲非作惡的醜態，在我們看來，亦適見其心勞日拙耳。

於此還有一件事，可以向各位報告的，此次由廣東調

來軍隊兩師，向濟南進攻，粵軍所到之處，老百姓都異口同聲的贊著說：「這些南蠻子，真好極了」。粵軍將士們聽了，又氣又笑，以爲我們從很文明的廣州來，何以竟罵我們是蠻子呢？既是蠻子，又何以會贊著「極好」呢？真莫名其妙了。其實此次由粵調魯的軍隊，確乎很守紀律，兵士們要喝水，便向老百姓去買，一手交水，一手交錢，從沒有絲毫差地。有時老百姓不要錢，軍士們言語不通，便以爲老百姓嫌少，馬上又摸出一個銅子來給他，於是老百姓們便個個稱道南蠻子的好處了，閻馮初故意造成南蠻子等等的口號，向民間宣傳，想分裂國家的統一，遂其割據的陰謀，其實這種做法，剛剛中了帝國主義者的狡計，因爲帝國主義者是始終希望中國統二統三的，不過假定老百姓所稱道的粵軍——南蠻子是好的，那末閻錫山馮玉祥所招致的南蠻子如汪精衛，陳公博，謝持，鄒魯等等，一定是壞的了。不知在汪精衛等自己設想，究將何以自解呢？

我們竭誠希望一切目前附逆的將士們，能幡然悔悟，繼續爲革命效力。須知中央除以十二分的決心，保障固有的和平與統一外，對於附逆各將領祇有惋惜，而沒有惡感，就是閻馮本身，倘早能釋兵遠引消弭逆謀，寬大的中央也不願極之於其既往。人民的生計，已窘迫到極點了，國家的地位，已危險到萬分了。而閻馮汪等還勾結共產黨，到處殺人放火，想陷國家民族於萬劫不復，試問一切附逆的將領們，何必爲野心家作工具，甘心爲虎作倀，做國家民族的罪人呢？難道你們不爲自身計，便不爲國家民族計

麼？每個覺悟的軍人，應該深切明瞭軍隊是國家的，軍人是爲國的，離開國家，便沒有所謂軍人的地位。如果違反此義，則所謂軍人者，祇是一姓的家奴個人的走狗而已，又何可稱爲真正的軍人呢？

大家知道馮玉祥是最作偽，最險很的軍閥，其過去三反四覆的事實，兄弟在歷次紀念週中，都一一報告過了。兄弟剛才說過，馮玉祥專門拔取行伍中人，利用其頭腦簡單，爲其自己的工具，如鹿鍾麟，宋哲元，孫良誠，以及薛子良等，都是明顯的例證。而馮之對待部下，其殘酷無理，更是聞所未聞，現任衛生部長劉瑞恆同志，從前曾診察過馮的病症，他說：「馮在南京時，一天，我在室內替馮診治，而薛子良也正來見馮，薛知道馮在室內，便肅立在房門外侍候，站了一點多鐘，因未奉命令，既不敢進，又不敢退，當時薛是內政部長，我是內政部長次長，見部長站久了，便婉轉告馮，想准他進來，那知馮向薛一望，便喝令出去，這樣站了一小時餘的薛子良，便不得不走開了。」又馮的部下也說過一段故事，有一天馮偶然起得晚了，起來之後，便拍桌打凳的大罵，鬧了一回，便喝令衛士拿手拷來，他的部下，都慄慄危懼，以爲不知誰又犯了彌天大禍了，手拷拿來以後，馮玉祥便喝令：「趕快把馮玉祥拷起來」，衛士不敢違背，當真把馮玉祥拷起來，於是馮對部下說：「今天馮玉祥起得太晚，所以要受此處分。」我們想想馮之險惡奸詐，不很可恨麼？馮對於所部將士

平時並不發餉，當將士們家中出了甚麼事變時，却可整百整千的送去，前年郭春濤要出洋留學，除向中央領得五千元外，馮玉祥又送他一萬，雖然郭春濤拿了一萬五千元，潛居上海，並沒有出國門一步，但舉此數端，正可見馮玉祥弄權之一班，所以王正廷同志曾說：「任何人對馮玉祥有三不可。一不可做他上官，做他上官，他必定反你，二不可與他共事，與他共事，他必定害你，三不可做他部下，做他部下，他必定以奴役視你」。於此便可知馮玉祥之究竟爲何如人了，而若干頭腦簡單的軍人，竟爲所愚，甘心作個人的奴役和工具，不是太可憐麼？

末了 總理說過：「在三民主義的國家組織中，四萬萬人便是四萬萬個皇帝，」可是我們看了這些被閻馮所愚的北方人民，無順逆，無是非，在他們的腦筋中，深深地印入所謂南蠻北狄的印象，而一切附逆的軍人們，更渾忘了國家民族的危機，甘心爲野心的閻馮所役使，試問這樣的人民，是不是能做中國的皇帝，來完成三民主義的國家組織呢？我們同志，負有完成革命的任務，目前除努力啟發民智，并量力所及，以覺悟一切附逆的軍人外，還須以最大的努力，撲滅一切有心無心提倡南蠻北狄之說，專爲帝國主義做工具的反動者。因爲唯如此才能溝通民族的思想，保持國家的統一，這一點，希望大家能真切地，予以注意。

（完）

革命的原動力

楊杏佛

今日因楊與勤同志的邀請，實在也是黨員所應參加的，所以來此演講，廖先生的生平事蹟，主席已報告甚詳，沒有補充的必要。

朱執信和廖仲愷二同志對黨的功績，無人能予否認。他們都死於非命，且均在壯年的時候。如果沒有二同志在本黨努力，本黨不能有如此的成績。本黨的主義是總理給我們的，總理是先覺者，若是無人做實際工作，主義便無由傳殖下去。朱廖二同志以其思想行為爲犧牲，以學問爲革命的工具，不依賴經驗或限於經驗。在同盟會時代黨員完全以經驗爲革命的工具，如投炸彈放槍利用會黨之類。學問以經驗的區別在能力的限制。辛亥革命勝利，而同盟會黨員的經驗也完結了，便無以爲繼，不能救人民救中國，就告失敗。徒恃經驗，不能打倒軍閥及帝國主義，這不是三民主義不行，是奉行三民主義者的不行。有些人常以「老資格」自命，革命不能談資格，資格不是革命的工

具。

本黨改組之前，總理派廖先生赴各國考察並與世界革命領袖接洽。廖先生以自己所抱負的學問，觀察俄國及世界政黨的情形，歸而改組本黨。先生所譯全民政治及關於農民的講演，完全以科學家的眼光來分析中國革命的需

要。廖先生又主張補助農工，以農工爲革命的基礎；若不補助農工，革命不能成功。廖先生主張補助農工，還在鮑

羅廷來華之前。有些人目補助農工者即共產黨，實是黨員的不長進，農工早就有的，中國有農工，外國也有農工，馬克司之前也有農工，若說主張補助農工者便是共產黨，那末，八股先生主張以農立國也是共產黨了。革命的黨不應有所疑慮顧忌，須以民族及主義的本身的立場爲基礎。共產黨殺人放火，這種方法我們當然不能做效；若說一切方策太新，都是跡近共產，便不敢採用，這未免可笑。

總理根據知難行易的學說，謂革命的武力以一當十，以十當百，頗有人以爲總理說大話。黃埔學生在北伐的時候，確有這樣的成績，這是廖先生以學識努力出來理的。理財之事亦屬不易，多數人不能理財，反爲財所征服，而爲貪官污吏。中國理財的方法，大都不恃學識而恃天才故結果必爲財所征服。以往之事實，做一任財長，子孫就一世吃着不盡；中國多一理財家，便多一搜括的人。廖先生纔是中國真正的惟一的理財家。當時楊劉盤據東江，私征扣稅，財政勢亂，廖先生見這情形，知是革命的障礙，怎能談得到北伐，所以毅然以統一財政自任，使楊劉無法可施。籌劃革命的財源，統一粵省財政，這也是廖先生的功績。

廖先生於無論何事無不先研究而行之，因廖先生深信總理知難行易的學說。總理的學說，胡適曾力抨擊。胡先生把「知難」兩字疏忽了。不是知難，怎能行易，因爲知之難所以行之易了。他把「知難行易」加以腰斬，分

作兩部，所以誤到底了。邇來黨員極少看書研究學問，做官的尤甚，他們以為革命歷史便是私人資本，以後年可生長利息，成為以革命為資本的資本家。所以革命小有成功，大家便都腐化。廖先生的愛好學問，至死時尤手不釋卷，所以他的革命無止境。

自私自利為黨員最大的缺點。革命若為自私自利，儘可單獨去革命，為什麼要有組織，為什麼要團結同志，喚起革命民衆，造成革命勢力。以自利為前題，這僅足代表個人的利益，如一盤散沙的國家，有這樣自私自利的人，黨國怎不危險！

因廖先生的廉潔，便處處得罪人。財政一事，貪官污吏都想來幹，好人又不愛管，所以中國的財政，永無辦法，不以學問為基礎，什麼也辦不好。凡要做事，就是蹈湯赴火也要去幹，如佛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能保持這樣完全的人格，祇仲愷先生一人而已。所以總理要他去做每一事，都能得到成功。

廖先生又為本黨第一個黨代表。當時他在黃埔介于俄人及學生的兩大之間，應付甚為棘手，左派說他不革命，右派說他左傾。他打破了這種困難，後來大家要幹這光榮的職務了。他為黨鞠躬盡瘁，臨卒時猶以革命為念，尤足見他偉大的人格。

總括所說的有二種意義：一，以學問為革命的工具，二，捨棄小己而以黨國革命及民衆為生命。

現在回說到革命的原動力。大家不知道黨命的原動力

在那裏，革命怎能繼續下去，成立機關，徒供人吃飯，革命怎能不腐化下去。武力未必為革命的原動力，以前的綠營及現在的土匪，未嘗不是武力，為什麼不革命，反足以阻撓革命呢，因為：一，武力不是革命的原動力，須加上另外一種力才行；二，民衆也不是革命的原動力，古今皆有民衆，而革命却不是隨時隨地都有的現象；三，政府黨部也不是革命的原力，政府黨部是執行革命的機關。惟有真知識才是革命真正原動力。

試看外國的革命史，給我們的實例一，法國革命時，有武力，有民衆，有政黨（貴族的），但是不能產生革命，到了盧騷的民權論出，說「人民生而自由，現在却到處都受了束縛」與「民權絕對不能代表」的道理，革命的火燭遂散布到全法。民衆知道要求自由，帝王貴族成了革命的對像。人民過到這種學說，即成為革命者，所以民約論便是法國大革命的動力。二，美國受英羈絆，達一二百年，傑佛生富蘭克林等將盧騷學說加以修飾，成為美國獨立宣言即成為美國獨立運動的原動力。三，俄國因受馬克思資本論的影響而有蘇維埃俄羅斯，亦是由於智識而造成的。談到中國，洪楊革命，雖含有民族革命意義，但因襲着傳統的宗教觀念及帝王思想，不能打倒有二百餘年基礎的滿清帝制。直到辛亥革命，才推翻帝制。洪楊與辛亥的成敗，完全是革命的原動力的大小問題，不是偶然的現象，更不是命運。所以 總理的三民主義便是中國革命的原動力。三民主義告訴我們革命的障礙同時指示我們建設的大

道：一，打倒帝國主義，建立大同的民族主義，二，打倒軍閥及特殊勢力，建立五權憲法的民權主義；三，打倒資本主義，建設節制資本平均地權的民生主義。三民主義一書，是真智識的原動力；但是許多人不知道他是原動力，把他當作無字天書，如教徒讀聖經。從前趙普以半部論語治天下，這是說把半部論語中的話實行起來便可以治平天下，但是三民主義却不能分割的。不能像蛋糕那樣把他切開來，以一民二民來治國家。三民主義尤如三道光芒，光芒的趨向都是根據科學與智識，永遠前進一直到無窮的大同世界。近來有些人因革命的歷程分爲三個時期，便以爲軍政時期實行民族主義，訓政時期實行民權主義，憲政時期實行民生主義，遇到三字便與三民主義湊合起來，這真糊塗透頂！

人的細胞非至死不休息，革命的原動力也永遠活動着。有許多黨員不了解革命的原動力在那裡，以爲自己便是革命的原動力，這種幼稚病就造成了腐敗黨員及貪官污吏。還有許多黨員做了官就忘了主義，這種人怎能參加革命。要做革命者不是打「革命針」所能成功的；有革命的智識，有革命精神，纔是真正革命者。

黨員不知學問是最大的危險。黨員應該認清環境，以學問爲革命的工具。依賴武力及政府的革命祇是空中樓閣，海市蜃樓。革命應當有永久建設的黨員。人人應如魯濱孫至荒島上一般工作。我們現在的革命工作不過和掃地一樣，要將帝國主義軍閥貪污腐惡一類的蜈蚣和障礙物掃去

。但是掃地者有時也會變成蜈蚣和障礙物的，愈掃愈多，那便同秋天的落葉一樣。我們要變成化石難，要變成蜈蚣和腐敗的革命障礙物却很容易。黨員應保持自己的人格，不腐化，日日新又日新的新起來。

現在戰事未結束，土匪共黨蜂起，引起國際的注意，長江外艦雲集。青島也差不多在帝國主義軍艦的勢力下。人民不能安居樂業，黨員在這時期，不要忘記喚起民衆，若請民衆吃安眠藥水，革命是絕不會成功的，廖先生就能以大無畏不怕死的精神幹去，這是他的成功。

十三年本黨改組前，廖先生在西湖做舊詩。人家正在做白話詩他却在做舊詩。他說：「中國文自有存在的價值我不能盲從」。哥德說：「假使德國要有科學，那科學必須用德國文字表現出來」，這與廖先生的精神很相似。我們不能抄襲法國大革命或美國獨立宣言，作爲我們的國民革命宣言，這是因爲革命的環境時代及民族都完全不同。

本黨現在有黨員七十萬人，有人以爲太少了，但是我以爲若有一半如廖先生一樣的忠實黨員，已經儘够治好國家了。現在如何呢？社會人民祇見政府，不見黨員；中國是官國，民衆見官便怕，黨員祇知道做官的尊榮，忘了黨員的天職，這便是本黨目前最大的危險，我們要知道朱廖二先生不是以官的資格受人追悼敬仰的，乃是以單簡純潔的國民黨員的資格受人欽佩。純粹革命的黨員比一切委員一切官都光榮。黨員有此精神，才配紀念廖先生。

討逆經過及逆軍崩潰情形

劉 峙

討逆軍第二軍團總指揮劉峙氏，在市政府總指揮部招待濟南新聞記者談話，共到二十餘人，劉氏談話約二小時，茲將其談話紀錄於後：

兄弟此次到濟南，承各位新聞記者訪問，因為兄弟事務冗忙，未能一一接見，就是接見一二位，談話也未能詳盡，所以今天特邀各位惠臨敝部，將這次中央討逆的意義及此次戰鬥的情形報告各位聽聽。在坐的還有黨部幾位同志，並希望將兄弟所說的也轉告其他各位同志。

本黨自十七年秋消滅直魯軍閥，收復平津，可算是北伐已經完成，國內已不需要許多軍隊，那時中央主張實行編遣，原想結束了破壞的工作，所以規定訓政期間為六年，議定很多詳細的方案，交給政府次第實行，如果全國同胞全黨同志，爾時都能和衷共濟，逐一按照施行，中國不是已經統一了嗎，不但國內回復了安寧秩序，就是國際地位當然也可提高了。大家想想，自民國元年到現在，國內循環戰爭，連年不斷，袁世凱死後馮段曹吳輩迭相繼起，爭權奪利，整整鬧了十七年，民衆困苦已達極點，實已不堪再戰了，我們為求防止內戰，所以必須迅速完成統一，尤必須以黨的主義政策統一中國，才算是真正的統一，才能停止內戰，那末，民衆痛苦，才可解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當然可以取消，這樣才算是一個新興的國家。

不意閻逆錫山馮逆玉祥及一切反動派，他們都不希望

國家統一，因為國家統一了，他們不能遂其割據的野心，不能把持民政財政，所以眼見得中國要統一的時候，他們便稱兵背叛，破壞統一，中央為實現和平統一政策計，便不能不出于討伐。因為不消滅這些叛逆，掃除統一障礙，國家決無統一的希望，使仍走到循環戰爭的舊路去了。我們退一步說，設使這次戰爭，閻馮如果勝利，以閻馮素來同床異夢的行徑，他們是不能合作到底的，那李宗仁白崇禧等又能服從閻馮嗎？改組派西山派各處於極端背馳的地位，更不能與之合作，其餘舊軍閥以及官僚政客各懷鬼胎，各有所圖，更無合作的可能，豈不是仍然四分五裂，割據稱雄，民衆痛苦，國家生存，還堪問嗎？所以這次討逆，我們認定是黨國存亡，民衆生死的緊要關頭，也是全國人民一致的要求，絕非中央和一二個人單獨的排擠觀念，我們只有這次作戰，處處都看見山東民衆表示厭惡戰爭，所以中央軍到處民衆竭力協助，卒於短期間摧破逆軍，這可見民意要求國家的統一是何等迫切呵！

中央軍初擬固守徐州皖北並沒有攻擊閻馮的企圖，閻馮等竟先驅使萬選才進據歸德，孫殿英擾亂皖北，脅逼中央，無所不至，中央為制止叛逆，不得已始行出師，先後攻下歸德柳河睢縣，正長驅西進間，石逆友三復進犯我右翼陣地，經我軍在曹縣一帶將其擊潰，兄弟始奉命轉到津浦線指揮，本來津浦線有韓總指揮，馮總指揮主持，無須

兄弟參與的，因我軍以戰略關係，轉移陣地後，晉逆猛攻曲堯，對曲阜城發砲至一萬餘發，孔聖遺蹟，全被毀壞，並縱容逆軍在曲阜城外任意姦淫擄掠焚毀一空，閻逆素自謂禮讓爲國，竟對聖地如此摧毀，其殘忍實爲從來所未有，卒因我軍守禦堅固，緣城而上之逆軍被我擊斃約千餘人，我軍傷亡亦千餘。

兄弟亦適於上月九日到鄒縣，一面令我第十一師驅逐曲阜附近之敵，一面調集部隊於上月二十八日開始向敵總攻，因我左右翼迂迴部隊甚遠，進行較遲，迨至本月一二等日戰爭始見激烈，四日我軍始將堯山口，口仙山，歇馬亭，九山，寧陽汶上一帶之敵擊破，乘勝猛追，值汶河水漲，逆軍渡河不易，被我軍俘獲甚多，最殘忍者，逆軍令其部隊過河後，炸毀鐵橋，不准其所拉之民夫二千餘人渡河，我軍追至河岸，也不辨別其是否敵軍，因而溺斃者約千餘人，我軍亦因渡河費時，逆軍復在泰安肥城一帶佔領陣地，我軍復於本月十一日分三路向敵續行總攻，十二十三等日激戰，最爲激烈，後因我右翼軍越過泰山，抄敵後路，十四日已將逆軍最後堅固陣地擊破，本可於十四到達豫南，惟逆軍以其存亡生死所關，仍在濟南城附近頑強抵抗，故我軍於十五日始收復濟南，逆軍狼狽潰退，在濟南附近散逃者約數千人，其所有倉庫彈藥糧食飛機等概被我軍奪獲，總計此次逆軍損失約十之六七，戰鬥力消耗過半，現我軍仍正渡河猛追，不難完全解決，那麼，隴海平漢兩路逆軍，就容易蕩平的了。

論 著

此次作戰沿途得悉逆軍的宣傳方法，不外以「討蔣」「打南軍」的口號煽動民衆，今特提出說說：逆軍說，蔣總司令背叛黨國，所以要討蔣，不知我們要革命成功非具有三種要素不可，一要有主義，二要有組織，三要有領袖，這三個要素具備，革命方可成功，蔣總司令是總理逝世後本黨革命唯一的領導者，閻逆等要打倒蔣總司令，就無異打倒我們的國民黨。因爲他們打倒了領導革命的蔣總司令，本黨的革命便不能成功，他們便可實行反革命的一切的工作。所以我們須認清這點，方不致爲所搖惑，他們又說現在中央以及地方的政治未能修明，匪共到處橫行，這點我們固然不能否認，而推原其故，也是因爲他們破壞統一，以致政治不能入於軌道，所以才有這樣的現象，完全是這些反動派所促成的。他們還說中央政府大員中有蔣總司令的親戚，都是蔣總司令的私人，我們只觀察現在政府中到底有蔣總司令的親戚幾人，所有現在中央政府服務的委員，都是負有黨的重望，都是總理先所稱許的，在黨中有相當的歷史，相當的成績的，何以在總理生前都認爲努力的忠實同志，此時忽說是蔣總司令的私人。再看閻馮等利用汪精衛陳公博鄒魯等私自召集所謂擴大會議，想組織政府，連那老軍閥齊燮元等賣國派羅文幹等，以及一切安福系研究系政學系西山派改組派等等，一齊拉入，就是趙戴文之昏庸老朽，趙丕廉之煙容滿面，也公然稱爲要人，腐化惡化，暗示重要位置，完全齊備，閻逆組織政府，更非用晉人不可，晉人中又分晉南晉北，更以五台人爲最

一三

多，平心想想，到底蔣總司令是私呢？閻逆等是私呢？至於馮逆用人，則完全取之行伍，利用其頭腦單簡，毫無智識，爲之拚命，我們政治上軍事上的人員，都有充分知識，都知道黨的主義，自己的地位，決不爲私人所犧牲，這樣比較便可明瞭逆等的用心，并他們的前途了。

這次作戰，閻馮等更利用土匪擾亂地方，強徵糧秣，強拉夫役，其所拉夫役，挖掘戰壕，還須自帶麵食，並有役夫自帶麵食，也有爲逆兵奪食者，偶有逃亡，即被槍斃，佔住民宅，姦淫之外，更令婦女左右侍候，這樣殘苛，民衆能忍受的嗎？閻逆叛後，又師袁世凱故智，倡北方大同盟，分南軍北軍界限，挑動惡感，意在使北方人仇視南方人，不知現在只有革命與反革命，革命軍與非革命的分野，決沒有劃定畛域，區別南軍北軍的謬說，這是全國民衆所共知共曉的，決不是他們那種狹隘的邪論，所能搖動，只徒見其偏淺而已。

更有爲各位告者，現在兵燹水旱，各種災情，籠照全國，民衆無日不在不安的狀態中，所以一般政客亂徒，各

對 時 局 之 感 想

桂崇基

今日略述對於時局之感想，所謂感想者，必有事實爲對象，把歷年經過之事實綜合起來，加以研究，乃有感想之發生。查本黨自十三年改組以來，歷年所發生的大事，如共產黨之竄竊，甯漢之分裂，廣州張發奎之變亂，馮玉

昌謬說，到處煽動，希望大亂，乘機自尋出路，解決個人生活，人心之壞，已達極點，這是我們中國目前致亂之源，希望輿論界隨時注意，指導矯正，總理常說：革命須先革心，我們看看，現在有許多的人格道德怎樣呢？不說別的，即如軍人中石友三是最反覆無常的，汪精衛與西山派素不相能，現在爲求達其大慾，也公然合作，這些沒有人格，沒有廉恥的東西，只顧個人權利心的滿足，物質和虛榮的享受，不惜低首下心，臣服於閻逆之下，而閻逆又是洪憲功臣，既附曹吳，又言革命，反覆無恥，卑鄙醜惡的東西。至馮逆那就更不堪言了，他們這次醜態一氣，臭味相投，以這樣無人格道德的人，在社會上攪亂中國的風氣，還堪言嗎，人人都習得投機取巧，詐僞相尚，還成國家嗎？所以兄弟希望各位注意挽救人格道德，國家庶有救藥，否則革命不革心，革命的武力雖然成功，革命的基礎全無，終久是很危險的。

今天因時間倉卒，未能與各位詳談，希望各位對兄弟所說的，加以採納，如有意見，亦請發表。

詳唐生智之背叛，以至最近閻馮及一切反動勢力的總變亂，雖時間地點及事實表現各有不同，但可找到一個總線索，即汪精衛是也。由共產黨竄竊而甯漢分裂，而廣州焚殺，而馮唐張叛亂，而閻馮等一切反動份子之變；皆由汪精

衛一人所釀成，此中線索，明白擺在面前，勿須另找證據。至其原因，則由于汪氏個人之錯誤觀念所致。即如湘贛潮汕各地之共禍，以及歷年戰事之犧牲，人民所受之損害，種種罪惡，皆應歸諸汪氏一人，國家元氣之斲喪，民族地位之損失，亦均應由汪氏負其責任。惟是種種損失，尙可以數目字來統計，再經數年之努力，仍可恢復原狀。獨有一種損失，就是我們這一代的人，尙不能彌補於萬一者，即汪氏所造成之全國的壞風氣，使得人人感到政治上是不講道德的，此乃共產黨之信條，傳之於汪，汪即切實厲行，初在粵時，即倡反共產黨就是反革命之說，以後不惜爲此觀念，而致甯漢分裂，廣州焚殺，有些人對於他的信仰共產主義，還能以原諒，對其人格道德尙未十分懷疑，而最近一二年來所表現的先是反對桂系的，現在也可以合作了；先是認馮是軍閥的，現在也可以合作了，先是認謝持鄒魯等爲本黨所不能容的，現在也可以合作了；先是認爲賣國官僚之徒的，現在也可以合作了；此皆由其政治不講道德一念之所致，數年行動，無不受此信條支配，我們現在批評起來，先要研究政治，是否是祇講利害，而不是非與道德的。按此不僅共黨爲然，即歐美之政治家亦有如此觀念。但是他們乃以國家利害作前提，而非以個人利害作前提的。惟尙不能稱爲第一流的政治家：所謂第一流的政治家，是講普通的是非的，中國人則常爲個人利害，而把國家民族的利害都拋棄了，更談不到所謂是非了。流風所趨，普通團體亦多受此「祇講利害不講是非」之支配

。即至朋友之間，亦皆如斯，私人交往，尙且表現出這種觀念來，可見得是已深中人民心理。若欲改變這種風氣，絕非十年二十年所能挽回。且非我們這一代的人所能作得到的。歷代由名人倡導而造成的好風氣，可以影響到幾千年。如文天祥岳武穆等，其精神影響永無窮期，又如王陽明陸象山等，不過個人講學而已。但其影響人民思想，造成社會風氣，即可垂諸後世幾千百年。反而言之，壞的風氣亦非短時期內所能改變，普遍的流傳起來，定會對於民族社會發生長久普遍之影響的，究竟政治是否可以不講是非道德呢？總理講過，政是衆人之事，衆人即羣人類之所以有羣，其目標在互助，而求生存，共同維持向上發展，用部落以至國家，政治最高原則，根本上即有一道德觀念。孔子所講的政者正也，即在立一是非之標準，又謂政乃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如不講道德，必致天下大亂，人盡禽獸，數千年來中國的政治哲學，就是講道德講是非的，捨此即無政治，古語會云有德者宜在高位，因爲有道德的人，作了領袖，即可領導人民皆成有道德者，此即政治唯一最大之功用，所以理想的政治即道德，道德即政治，不論中外皆是如此，現在一般青年，實在是誤用了外國的政治家，外人實際上講的是三權政治，司法乃爲禁強凌弱維持道德之標準，立法乃爲根據時代地方之需要訂定法律，亦即人民共認之是非標準，因此可以看得出來中外政治哲學與實際政治，都

是祇講德不講利害，尤其是不講少數人之利害的。由於多年以來的變化，我們所得到的教訓，不講道德而祇講個人利害的，結果均歸失敗，中國古代所講是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能使人民皆可受到禮的感化。外國所用的刑法，現在亦是祇講感化的。凡是祇講個人利害不講社會利害的，不但不能在政治上活動，即作一普通公民之資格，亦且不配。我們即以這個標準來衡量汪精衛，許多年來汪氏是講個人利害，而不講整個底是非與道德的，由此可以斷定汪氏實在不配參加政治活動，即作一公民，亦還夠不上的，汪氏對其個人之利害打算，亦相差甚遠。此次到了北平，從前有不少的盲目青年被其麻醉者，現在皆已失却信仰，自己想作黨

政領袖，而還都輪不到。他如此不明自己利害之立場，連普通作人的資格；亦都喪失了，其所領導之反動勢力，自必潰敗也無疑。譬如崎嶇不平的道路，駕駛汽車的終必能開得過去，不過是多費一點時間與精力而已。反動勢力之最大效用，亦不過是一時阻礙建設，使得我們多費一點心血而已，此外毫無其他效力。我們希望全國的人民，和一般青年，要有一種覺悟，知道政治是講是非與道德的，否則不配來談政治。尤其希望新聞界同人，以此標準來衡量一切政治大學，造成強有力的輿論，變改一般人的信仰，然後中國經過若干年的努力，才能把這種流毒洗滌下去，即可建樹修明的理想的政治，這種責任，我們希望和新聞界同人，共同負擔起來云云。桂氏報告畢，即宣告散會。

韓國獨立運動之經過

延秉昊

——韓國革命志士在浙省黨部報告——

韓國之被日本帝國主義者之強佔，一因為韓國民族不自圖強之故，二因為日本之侵略大陸之戰略上不得不先行佔據韓國；竟於一九一〇年被日本強佔。從此韓日兩民族之生死戰開始矣。國亡之事，為意料所不到之大變。韓國民族受以創痛，一時慌忙，尋不出若何方法來對付敵人，而激於愛國與義憤，不能不亂撞一番，並且革命事業本未有前例，僅憑人類有限之智識來創造。是以韓國之革命運

動，亦多幼稚錯誤，因此在近二十年來長次之革命運動中，耗費時間與精力及無代價之犧牲，並且錯失時機者甚多，致以二十年血鬥未見成功，殊使韓國民族愧無面目對人也。茲將其所謂革命運動之情形概述於下：

初期革命（自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九年）一九一〇年八月，日本帝國主義者蔑視人道，以旁若無人之橫暴手段強佔韓國，韓國全民族，義憤冲天，全國各地義勇軍

蠢起，期圖驅敵，復國雪恥，奈以日本武力高壓，以薄弱之力量，不能相敵，終歸失敗。惟少數義勇軍，則出沒於韓國南部智異山一帶，繼續奮鬥二十年，而表其心之不死也。一方面多數有志者，不能立足於國內，相率亡命海外，如南北滿洲，西伯利亞，沿海洲一帶以及美洲。在此數地韓僑中，從事革命的活動，大部分從教育方面入手，灌注民族思想與革命精神。糾合同志組織團體，作革命活動之基礎。在東三省一帶則因地理上之便利；努力於微乎其微之軍事上之預備。又一方面，全國有志之士，不能全部出國，此為勢之所迫，故屈一時之憤，潛在敵人壓迫之下，借名義而培養革命之力量。當時日本帝國主義者，不許集會結社言論之自由，集結同志，實所難能，故假借宗教之名義，作秘密結社，如天道教，大宗教等其一例也。其他如佛教，基督教，亦為同志等假借隱身，作聯絡同志之場所。以目送舉手，為同志相迎之暗號，此外激進之秘密結社，亦復不少，如「革命同志會」，「光復會」，「新民社」，「白嬰社」，「少年大韓黨」，「韓族會」等是也。至一九一六年秋冬間，在國內以光復會為中堅，謀大舉暴動。當時其勢力及於全國，咸與以南十二道（原十三道）均佈置妥善，聲勢浩大，如青山報恩，其他南韓一帶，暴動頗烈。後為其首領朴尙鎮等數十人，被捕下獄刑死而事敗，至一九一八年秋冬，歐戰將終，威爾遜之和平宣言一發，美洲方面，世界弱小民族之聯合會開會。際此時會，韓國獨立運動乃大爆發，即由美洲方面同志中，派出

代表參加弱小民族聯合會議。一面在美國政府開始活動，冀得國際間之同情與注意，并暴露日本帝國主義者非人道的慘毒行為於國際間。同時上海與國內同志，密派代表於巴黎講和會，向國際各國間表示韓國獨立運動之意旨，并求公正之同情。如此秘密活動中，通令韓國舊皇帝被日人藥死之慘聞傳播全國，（韓皇帝於一九一四年德日開戰時，曾與上海外有志者取聯絡有所圖謀，為日本政府覺察事敗，巴黎和會中日人恐其有所活動，下此毒手，）當時全國人心。十年蘊結之抑怨，乘機爆發，借哀悼最後國皇而全國痛哭，以洩十年國亡怨淚，人心極為激昂，國內外同志，咸認此種情形為不可失之機會，遂銳意活動之結果，一九一九年二月間，日本東京方面，韓國留學生數十名，首先宣言撥亂，繼之三月一日在漢城中央白塔公園八角亭上，全韓各界首領署名之「大韓獨立宣言」發表朗讀，向衆布告。「當時百萬集結之大衆，同聲響應，高呼獨立萬歲，而相率游街示威，全城狂躍參加，此消息一經傳出，全國各地相繼響應，以致造成在韓國民族史上空前的壯舉。

自覺運動（自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九年）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獨立宣言發表後，韓國民族之思想為之大變化，日本帝國主義者亦為之大驚失色，其愚弄韓族之手段政策，亦不能不稍稍變更，首先撤換其所謂總督長谷川，而代替以齋藤實，「標榜武斷政治改為文化政治」，以此從新開始籠絡韓族，軟化革命高潮。如政治方面，在各都市

，這，那，面等行政機關，設置諮詢機關，（協議會）網羅各地土豪劣紳充任之，又一面許與一部分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之自由，使智識階級得享小康之樂；教育方面，變更從前採用之同化政策，學校日文課程，酌予減少時間，緩和學生之心理，彼等同化政策下教養之學生，立予獨立運動之最先鋒，故不能不變更同化政策之妄想。韓國革命黨人，一面在國內外實行激烈之運動，如組織革命政府，統一號令，編練軍隊，買槍購械，銳意進行外，一部分在國內之同志，則決定利用敵人之文化政策，謀得言論出版集會之自由，以此將全世界革命思潮及各種學術，介紹於全國民衆，蓋以革命非早夕間事，必須有源源不竭之民衆，作革命基本力量，然後革命不以一時之挫折而停頓，所以此種將計就計之策，不可忽視，遂決定利用敵人政策而開始文化運動，思想運動，社會運動。結果，韓國文人學士，舉辦幾種新聞雜誌流動講演等方法，介紹新文化於全國民衆，思想爲之一變。學校以興，團體錄起，如是努力近十年之結果，成績尚佳，革命思潮與民族之意識，已深入於民衆之間，所以目下國內各地，如農民，勞工，青年，少年等團體之組織，無地不有，有組織之民衆，達四五千萬，此外激進的活動成績，則十年間三千回之韓日軍衝突，其爲日人統計表示也。總之，韓國革命運動，最初由愛國志士之開導，再經比較多數之智識階級之領導，而第三

期則已轉移深植於民衆自覺運動，前十年則幼嬰時代革命運動，後十年則比較進步矣。

目前情形，國外方面如上海有革命政府，任指揮革命全部之責，美洲方面，置歐美外交委員會，任歐美方面宣傳聯絡之工作，東三省方面注重於軍事工作，現有十大隊又三個特別隊之力量，國內有四五十萬民衆之組織，有獨立黨核心一切之活動。黨之組織爲民主集權制，其主張爲民族獨立，民主建國，經濟平等等等。

今後趨向 韓國革命運動中，民族的感情·政治的壓迫以外，經濟問題頗爲重大。日本之侵略韓國之重要策爲經濟策略，經濟侵略之工具，東洋拓殖會社及殖產銀行，一爲吸收土地，一爲操縱金融。韓國人民之經濟基礎，全在土地，此土地盡數吸收於東洋拓殖會社之勢；韓族之經濟，以之破產，多數人民，勢不得不趨於經濟鬥爭之一途，今後韓國革命鬥爭重點，經濟問題爲其一。並且十數年革命運動中，富有資產者不甚出力，反附敵妨害革命。故今後革命勢力，不得不樹於大衆深處，所以今後努力，在乎訓練民衆，宣傳民衆，組織民衆，以及革命武力之預備；一面培養自治運動，參政權運動，又一面聯絡國際間革命同志，共同奮鬥，以期打倒帝國主義者，故甚願追隨友邦同志，協同努力也云。

○ ○ ○ ○ ○

譯述

日人在上海之地位

各國在中國具有最大利益者，厥爲日本，此已屢經證明，中國爲日本最近之市場，其商務泰半在中國，自不足異。據所得最早（一八六四年）統計，日本對華貿易，只有海關銀二，一七七，一五二兩，自是以後，擴增極速，一八八四年已增至二十五倍，一九二六年，則增至一百五十倍，迨一九二九年，中日間輸出入貿易總額達日金五五六，六二六，五〇六元，雖比一九二八年減五一，〇七二，〇八八元，而觀於是年中國及全世界一般商務之不振，中日間貿易之盛，可以概見。

一般人覺日本對華貿易之大部分，係對北方之貿易，當然，日本最注意於滿洲，費巨額金錢，經營對滿商業，藉得巨大之回收，然細察其商業統計，則對華貿易之全部中，有百分之四十以上，係在華中方面，換言之，即其金額中約有半數係經過揚子江口之上海也。

上海一切外僑中，日本人最佔多數，計逾二萬六千名，且具備自治團體之一切形式，如俱樂部，競技會，公園，大商業設置，航業公司，總領事館，裁判所，中學校，

小學校，報館，應有盡有，其小學校多至四所，男女學生達一千名，至於商業中，紗廠之規模宏大，尤首屈一指。

當一八六九年，上海初設日領事館，只有日僑二十名，其第一日人商店，於前一年開設，即Toshinoya是，迨一八七八年，三井始至滬經營，而又過六年後，日僑已增至一百人。

彼時日人已知中國市場之重要，於一八九〇年，即設置訓練日人從事對華貿易之機關，其後擴充爲東亞文書院，從日本派來學生一百五十人，在該校肄業，彼時日僑約八百名，迨中日開戰，日人紛紛回國，減至二百名，商務亦陷於停頓。

戰後，中日締結和約，日本享種種便利地位，可以應付其他競爭，於是商業突飛猛進，自一八九五年起，對華進出口，皆呈非常擴增之狀況，僅一九〇〇年拳亂時，稍見退步，雖當日俄戰爭之際，對華貿易，亦有增無減，而最大之擴張，則在歐戰時代，列強無暇東顧，日本乃注全力於此，同時華人因匯市優惠，購買力大增，因之中日貿

易，幾增一倍。

目下日人在上海之利益，除華人外，居於首位，日人大多數聚居虹口區，該處儼然成爲小日本之模型，狄思威路之六三花園，爲日本式美術之代表，蓬路之日本人俱樂部，則表現日人之歐化性。

日人在上海市政方面，多所參預，工部局之董事中；日人佔有二名，警務方面，日人亦佔重要地位，另設日警

一部，以一日副巡統率之。

上海日僑之活動，有種種不同之方面，難以悉舉，除經營商業之外，日人又善於運動，如網球、棒球，皆所擅長，其生活習慣，均保持國風，娛樂場有電影院俱樂部等，電影院不乏自尙者，所演多武士道，亦足表現日人之國民性也。

密勒報不直蘇俄對我陰謀

據中國中部傳來消息，及蘇聯官報之所載，最近長江以南內地之共禍，有莫斯科之手從中操縱，已無可疑，在贛湘兩省活動之匪共，概由蘇俄予以物質精神兩方之援助，蘇俄代理人之姓名爲何，其接濟之款項若干，國民政府與在華外國外交界，雖或未確悉，而一觀蘇俄政府及第三國際之官報，即可知莫斯科當局，確在直接干涉中國之內政，蘇俄除在中國南部搗亂外，同時又在蒙古及北滿邊界，公然侵略，上海新聞報，於八月十四日載一通信，詳述蘇俄在蒙古之活動，據云，設在南京之蒙藏事務委員會，接到報告，莫斯科近曾續派共產黨徒至內蒙，以期擴充俄方勢力，最後使內蒙亦折入蘇俄之範圍，蘇俄政府，最近完成與中國邊界線平行之土耳其—西比利亞鐵路，其用意

在囊括中國西部及西北部，不問可知，或謂莫斯科之真野心，在恢復成吉思汗之舊帝國，此言誠非無據，近來在寧召集之蒙事會議，亦討論及此，可知中國亦覺悟其危險，但此赤化之禍，非僅僅開會及通過決議案，所能抵制，中國必須擬定發展蒙古之切實方案，從事實施，使蒙古與中國本部之發展，互相呼應，而欲如此，必須先有一鞏固之中央政府，具有實力，在蒙古廣造鐵路、汽車路，設置電報、無線電航空線等，以抵制蘇俄在彼所爲之此等設施，此乃無綫電航空線等，以抵制蘇俄在彼所爲之此等設施，此乃以毒攻毒之法，而中國祇須有鞏固之中央政府，足以統馭全國，則此項奮戰，當然可以成功，中國人工衆多，俄則缺乏，此乃中國優利之點，中國需要此中亞廣土，以作其過剩人口之出路，又需其出產以作本部工業發展上之供給，若能內亂終止，中央鞏固，則所需以實施此計劃之金錢及技術，固不難籌致耳。及蘇俄目下對華政策之責任者，

何時可復其清明之頭腦，殊費人猜測，在一九二七年，蘇俄挾有博取中國友睦之極好機會，詎彼拋其良機，破壞其與國民黨之約，而欲利用中國革命以自利，於是使全中國變為蘇俄之敵，今日除少數之俄化共黨人外，凡中國領袖人物苟主與俄復交，輒被人懷疑，此在蘇俄甯為得計耶，

國民政府一經終結內戰之局，則區區匪共，不難一鼓勦平，中俄兩國間有無數理由應為友而不應為敵，友則兩利，敵則兩傷，而更有一事實似為俄人所漠視者，即俄在中國陰謀不已，乃美及其他西方諸國，對俄懷疑及敵抗之主因，俄方政策不變，此種局勢，亦必繼續不已也。



黨 務

中央黨務

中央第一零七次常會紀

中央執行委員會四日上午八時舉行第一〇七次常務會議出席：葉楚傖，胡漢民，譚延闓，陳果夫：列席者焦易堂，王寵惠，古應芬，李文範，余井塘，陳肇基，王伯羣，苗培成，陳立夫，曾養甫，郭元冲，克輿額，馬超俊，劉蘆隱，恩克巴圖，桂崇基，王正廷。主席葉楚傖，茲探錄決議各案如左：（一）加派姚薦楠爲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纂。（二）准沈遵海辭湖南省黨務指導委員會組織部長兼職，指定該會委員張炯繼任。（三）推王委員寵惠出席下星期一中央紀念週告。（四）修正中央黨部工作人員服務規程第三第十二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各條條文。

中執委會慰勞全體將士書

忠勇的武裝同志們！我們討伐禍國殃民與造反的閻錫山馮玉祥，辛苦作戰，受了很大的犧牲，各位的功勞，各位的英勇，不但中央忘記不了，就是全國的民衆也一致的忘記不了，中央特派戴委員傳賢，劉委員紀文，來前方慰

勞各位，向各位表示最充分的敬意！要中國全體的人民能够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便不能不有真正的統一，不統一則對內不能修明政治，對外不能保障國權，人民的痛苦不能解除，不但我們沒有生路，就是我們全體的同胞，也都沒有生路，閻錫山是洪憲皇帝的走狗，馮玉祥是北洋軍閥的餘孽，他們都是破壞統一的罪魁，他們都是要趕全國人民到死路上去的，所以我們非討伐這班反賊不可！非根本消滅這班反賊不可；中央對於討伐叛逆，抱最大的決心。所以特命蔣總司令親自督師，領導大隊，到最後勝利的路上去。出師以後，賴全軍將士，忠勇奮發，屢次大勝，使反賊膽寒，最近克復濟南，不僅是克復了一個省城，最重要的還是消滅了閻錫山全部主力的隊伍，使他完全失掉了作戰的能力，隴海線上馮玉祥的叛軍，本來就傷亡了大半，現在冤死狐悲，個個喪膽，而且閻錫山自救不暇，更沒有力量能接濟他們的子彈糧食。他們的子彈，打完一個少一個，他們的糧食，吃過一天少一天，所以他們作戰的能力，也一天減少一天。他們的末日，是算得到的。祇要我們鼓起勇氣，敵人就不難全部消滅！當然我們也知道我們忠勇的將士太辛苦了，但是逆軍的困苦，更比我們大十倍百倍，最後

的勝利，就是我們一切很艱難辛苦的代價。

我們要有最後的勝利，國家才有真正的統一，那時候國家才可以有長久的太平，真正的建設，三民主義才能實現。中國全體的民衆才能夠生存在世界上，最後的勝利，就在各位的前面，世界的光榮，歷史的名譽，正在等着各位，那時候全國都慶祝各位的凱旋。現在先向各位致懇切的慰勞！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

中執委會慰勞戰地民衆書

國家不幸，於統一告成以後，又發生北洋軍閥餘孽閻錫山馮玉祥造反的事情。中央不得已才來用兵討伐，在河南山東一帶打仗的地方，我們親愛的老百姓，受反賊的殘害，砲火的死傷，弄到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種不了田，吃不成飯，種種慘痛痛苦的情形，那一件中央不知道，那一件不是在中央引爲最可痛心的事情，人民是國家的，中央是人民的，中央對於我們苦痛的老百姓，同情到說不出的地步，所以特派戴傳賢劉紀文兩委員前赴戰地慰問。

我們親愛良善的老百姓一定要問，中國國民黨領導的國民革命，不是說已經成功了。國民政府不是說已經統一中國了，爲什麼我們還要受這種痛苦？你們不知道國民革命並不會完全成功，爲什麼呢？就是因爲閻錫山馮玉祥在作梗，在破壞，他們把國家的土地，當作自己的地盤，把國家的財富，當作自己的私產，把國家的軍隊，當作擁護自

己的家奴。天天要錢，天天預備打仗，弄到不但國家什麼事都不能辦，就是人民自己要經營什麼事也都不能經營，內政因爲各方面的牽掣，不能修明，捐稅因爲各方面預備打仗，不能減輕，帝國主義者因爲看見中國沒有整個的力量，也就不能退步，讓我們廢除不平等條約。最傷心的是當前年統一告成的時候，中央看見北方各省，尤其是西北一帶地方人民，因天災人禍，至於不能生存，於是盡其全力，并且聯合海內外熱心慈善的同胞，籌集鉅款，從事賑災，所籌得的賑款不下千餘萬，而這一種賑濟北方災民生命的金錢糧食，都被馮玉祥留扣截奪，作爲他的兵餉糧糧，并且就拿這宗糧款來做謀反的準備，不單是忍令北方人民餓死，還要把全國已得到的統一和平從新打破，不只這些，馮玉祥一面截奪中央賑濟災民的糧款預備造反，一面又勾結蘇俄，聯絡共產黨，來危害中國。所以去年一面馮玉祥在西北稱兵，一面蘇俄就在東北入寇，而同時長江各地已經鎮壓了下去的共匪，又四處乘機竊發，他們的行動，是聯絡一致的，在這種強盜軍閥武裝劫持，殘民引寇的局面之下，若是再寬大容忍下去，便是養癰遺患，中國人民，真要同歸於盡了。無論何國何代的太平，都是要掃除這種萬惡勢力，方能得到，我們現在的情形，決不能夠獨成例外，所以中央爲民族生存長治久安之計，於閻馮兩逆與兵作亂的時候，特命蔣總司令統率大兵，親自去討伐，所以大家對於這次的打仗，應當以下三種明白的認識，

：第一，這次是爲三民主義來和封建勢力打仗。第二，這次是把國家武力來和私人武力打仗。第三，這次是爲國家統一來和割據軍閥打仗。

說到統一，更是醫治現在一切病症的根本，不統一則軍閥永久維持私人的武力，來禍國家，害人民，三民主義就永久不能實現，中央也知道打仗是不幸的事，但是爲討伐叛逆而打仗是不得已的事。古人所謂：「毒蛇螫手，壯士斷臂」。正是這個道理。

大家不要看見閻馮兩逆，也躲在青天白日旗子的底下，便誤解了這是中國國民黨內部的鬥爭，應該明白閻錫山是洪憲皇帝的走狗，馮玉祥本是北洋軍閥的餘孽，何會知道有中國國民黨，更何會知道有三民主義，他們不過借中國國民黨的名義，借青天白日的旗子，來掩護他們，來淆亂民衆的目光，至於其餘一班叛黨分子，失意的政客，爲了自己的權利，去依靠他們，真是等於賣身投靠，沒有廉恥極了，軍閥一失敗，就可以看到樹倒猢猻散的醜態出現。

中央這次討伐叛逆，是抱了最後的決心，作最大的努力。幸出師以來，我們的將士，異常奮勇，屢次打過大勝仗，最近打下濟南，不僅是克復了一個省城，乃是經過大戰以後，消滅了閻錫山的主力軍隊，使他們沒有翻身的餘地。馮玉祥的主力軍隊，本已消滅了過半，兔死狐悲，他們是不久就要消滅的。況閻錫山自取不暇，那有力量來接

濟他們槍械子彈糧食，所以濟南克復以後，國際和國內的眼光，立刻轉移過來。認識中央軍隊的力量，逆黨的崩潰就在眼前，最後的勝利屬於中央。

在打仗的時候，中央軍隊很得戰地民衆的幫助，如歸德的民團，各地的遊擊隊伍，和其他一切幫忙的老百姓，忠勇奮發，都是我們所應當懇切慰勞的，這種幫助，還望不斷的繼續下去，你們的親友之中，若是有迫於環境，在逆軍裡面做事的，還望切實勸導，效順來歸，中央一定不吝既往，推誠錄用。總之，大家幫助中央軍隊，早一天全勝，則軍事早一天結束，軍事早一天結束，則國家早一天統一，這不但是解除你們現在急切的痛苦，並且幫助全國的國民解除長期的痛苦，只要軍事一結束，統一一完成，中央必定盡全付的力量，刷新政治，必定爲政治開一個新局面。不但我們戰地的民衆，就是全國的民衆，也能安居樂業，大家一致努力爲中華民族打出一條新生路來。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

中訓部黨義教育工作近況

中央訓練部報告關於黨義教育方面，近月來已辦或在辦的幾件重要工作，茲分別說明於下：

第一，各級學校黨義教師問題 自從黨義教師實行檢定以來，已經過了兩年，這過去的兩年當中各地方各學校的黨義教師，大部呈出供不應求的現象。因此有些省區呈

請把黨義教師資格放寬的，也有呈請取消二年時效的規定的，又有因黨義教師缺乏，呈請本部規定救濟辦法的。本部據此種種情形，彙集起來報告中央常會，經中常會批交本黨另訂新的整個的辦法。本部已根據各方情形，把新辦法撰就，即將呈請中常會審核頒行。這個辦法的內容，已把黨義教師資格放寬，也沒有時效的規定，這一層是可先告給各方知道的。

第二，派遣留學生 中央為扶植失學革命青年起見，因而有派遣黨員留學這回事。計派遣出洋的黨員，連前日放洋的是一批，共有三批，第一批係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第二屆中央常會派遣，於十八年先後出國，人數共二十五人，第二批係十九年十一月第三屆常會選派，人數為四十六人，於十九年三月出國，第三批就是前天（八月念二）放洋的十五位同志，就是中央考選的。此外尚有補助生十三名，這十三位同志早自行在國外進了學校呈請中央補助若干學費，中央追念他們因革命而失學，乃准他們所請，補助一部份學費。至於第一二批學生之留學國別，計美國四六，日本十人，英國七人，德國法國各四人，均已先後入各該國大學研究院或大學本科。

第三，資助黨員升學 自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央常會一八九次會議通過失學革命青年救濟規程以後，各地方的青年同志，請求救濟的很多。除第二三批留學生係根據此項規程派遣出洋外，國內學生請求救濟者共三百四十

七人。本年三月念七日中央第八十二次常會又通過資助黨員升學辦法，隨又成立資助黨員升學審查委員會，以審查國內青年是否果因革命而失學。本部現在已把請求救濟的國內青年同志文憑及其他證據，繳清的，共約一百人，填入資助黨員升學審查表內，送審查委員會做第一批審查。在本年八月十五以後始將文憑納部的，準備做第二批審查，不繳文憑的亦予審查，尙望未繳文憑證據的各位青年同志，速將手續弄清，以免自誤。

第四，開辦西康學生特別訓練班 這件事的動機，是由於蒙藏委員會委員抱梗澤仁等呈請本部，以西康地處邊僻，文化蔽塞，擬將西康留學北平太原瀋陽等處學生，招集來京，因本部設班加以訓練，經過若干時日，再派赴西康宣傳黨義。本部以此事關係重大，特准於所請，籌辦西康學生特別訓練班，時間定為四個月，課程大綱亦已決定。該學生等已有三十八人到京，本部現正物色相當地址，不日即可開班。

第五，編訂黨義課程標準草案 黨義課程標準草案，原分大學中學小學三組，分別編訂，其初稿已早擬就。後本部擴大部務會議，覺該草案所列科目過多，內容也不甚完備，乃決定再加整理。現在本部已將中學黨義課程標準草案和小學黨義課程標準草案整理，即將完成，不久當可提請中常會核准頒布施行。

本省黨務

省整委會 總理紀念週詳誌

省整委會，於前月三十一日在該會大禮堂舉行 總理紀念週，到該會全體委員職員，由左委員鐸主席，行禮如儀後，即由主席作政治報告，略謂：各位同志，自從閻馮兩逆倡亂以來，我們天天希望着戰事早些結束，使民衆將有休養生息的機會，但是閻馮兩逆，因爲這次叛變，是他們的生死關頭，所以雖經中央軍迭次痛擊，潰敗不堪，猶爲困獸之鬥，妄圖挽回垂危的命運，上月十五日，我軍克復濟南後，軍威大振，將士的精神的鼓舞，爲開戰以來所不會見，直搗燕晉，實爲意料中事，我們曉得濟南一役，閻逆部隊所受的損失，確屬異常重大，當濟南還在逆軍手裏的時候，他們的部隊，配置在濟南一帶的共有五師之衆，等到濟南克復逆軍能够生還的，不足兩師，其餘三四師之衆的逆軍，不爲俘虜，便作死鬼，閻錫山所持以稱兵叛亂的賭本，在這一次竟致損失殆盡，那真出乎閻逆意料之外，所以事後我軍不攻則已，一經進擊，閻錫山的潰敗，是不成問題的，不過中央軍此次討逆，是討伐閻馮兩個叛逆，閻錫山的潰敗，算是討逆的工作完成一半，必須等待馮玉祥的逆部，完全肅清，那時候討逆的工作，方才完成，和平統一才能實現，所以中央軍在克復濟南之後，又復積極於隴海，平漢，兩路的軍事行動，我想津浦線逆軍失

守濟南後，隴海和平漢兩線的逆軍，多少要受點影響，以中央得勝之軍，進擊胆落氣餒的逆部，必能勢如破竹長驅直進，我們數月來希望戰事早些結束，或可於最短期間內實現，而人們們休養生息的機會，也正在預備到臨了，再把關於湘鄂贛三省綏靖的事宜。報告一下，何主任召集了一個綏靖的會議，這個會，已在上月二十七日開幕了，兄弟代表省整委會出過席，現在把大概情形，向各位同志報告一下，何主任自從負了湘鄂贛三省勦匪的責任之後，爲徹底肅清匪患起見，所以召集三省的黨政軍各界當局作一個「集思廣益」的討論，到會的人員，都是三省黨政軍各界負責的同志，對於清勦匪共，都具有偉大的精神，和詳密的計劃，兄弟聽到各代表報告後，才曉得湘贛兩省匪共的情勢，還要駕湖北而上之，爲什麼匪共比較少些的湖北，還看不見清剿的成效呢，這就是因爲湖北勦匪的軍隊，實在不少；但多是缺乏訓練的，試看沒有訓練的軍隊，每一次勦匪的軍隊，奉到命令之後，首先就要開拔費，等到開拔費到了手，才漫騰騰的出發，使匪共有從容退走的機會，到了目的地之後，首先開口的就是給養，給養一弄到手，不好久藉故離去，似這樣的勦匪，又何怪匪共充斥全省呢，但是好的軍隊也有幾師，然而總覺不夠，因此在綏靖會議中，一致的要求，請中央抽調四師兵力，來肅清湘鄂贛三省的匪共，現在蔣總司令，已來電允許於鄭州克復後，抽調兩個整師，作清鄉剿匪之用，聽說本月十二日以前，鄭州即可克復，我想將來兩師軍隊，一經加入勦匪，

跳梁的匪共，當不難肅清了，在綏靖會議中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提案，就是清查反動份子的連坐法，警備部葉參謀長報告說各機關職員，及涉反動嫌疑的，其介紹人往往徇情担保，因之主辦此項案件的人，常感棘手，所以才有連坐法的提案，我希望黨部的同志們以後對於爲人作保的事，要慎重才好，不然的話，那不僅於清鄉勦匪的前途有碍，就是自己的本身也有極大的關係呀，再其次關於勦匪的宣傳辦法，在綏靖會議中決議湘鄂贛各省黨部擬定宣傳努力下層的宣傳實施，因爲各省的情形不同，由各省會同擬訂，比較在綏靖會議中決定好些，兄弟這次到各縣去視察了一趟，看見各下級黨部的情形，很有一些感想，我們曉得區分部爲本黨的基本組織，區分部若不健全，區黨部自然也發生了動搖，那末縣市黨部的不健全，又何待說呢，但是黨部何以有這樣的現象，就是因爲本黨的同志很多尙虛榮苟且偷安，以致下級黨部的工作，無人願意去作，這樣的情形，還不設法糾正，本黨前途的危機，真正不堪設想了，再說到各縣的官吏，那就尤其痛心了，現在各縣的官吏，不貪污的如鳳毛麟角，以這樣的官吏，和不努力的黨部，來做與民衆最近的工作，土豪劣紳勢力的高漲，共產黨土匪的猖獗，又何怪其然，不過共匪所以猖獗無阻，要在中國弱點上有關係，總理說：『中國人不是不自由，而是自由太過』又說：『中國人是一盤散沙』，因爲如此共產黨才能動搖如意，煽惑一般人民去盲從他，我們

黨 務

要矯正中國人這種毛病，就要用共產黨的法門，去對付共產黨，共產黨慣用其殺人放火的政策，以造成恐怖的空氣，一般民衆爲保全生命計，對於他們的行動，只得默而不言，或言而不盡，我們爲肅清反動起見，對於捉獲的反動份子，就應該儘法以懲，那末共產黨聲勢，當不難滅殺以至消滅，我主張用嚴刑峻法對待反動份子，實在是應付環境的策略，在中國三國時代，蜀漢諸葛亮，曾用以治蜀。那時漢中的人民，乘劉璋軟弱政策之後，也正與現在的民衆一樣，有需要政治的可能性，最後我們對於三省綏靖的將來，雖說不能怎樣預知其順利，但有一個最重要的確信，是何主任過去公忠黨國的歷史，昭昭在人耳目，湘鄂贛三省的綏靖事宜，中央交付了何主任，可算是倚重得人，狡猾而殘酷的共產黨，他的壽命也只在旦夕了。

省整委會第一百二十三次常會

省整委會，於二日在該會會議廳，開第一百二十三次常會，出席委員喻育之，左鐸，汪世鑒，楊在春，吳醒亞，劉柏芳，請假委員：夏斗寅，金亦吾，王鏡清，列席者，黃格君，艾毓英，楊錦昱，孫業超，主席：吳醒亞，紀錄：陳焜，開會如儀，主席報告上次決議案。

甲，報告事項 一，湖北省政府函復已令各廳局造具十八年度政績報告書由，二，江西省黨部代電請一致主張呈請中央懲處此次參加擴大會議份子由。

二七

乙，討論事項 一，請追認上次談話案，決議：追認，二，中央組織部密電囑查明襄陽縣黨委馮子固等是否跨黨份子案，決議：電范司令查明本案經過情形，並請函復三，中央執委會秘書電據襄陽縣黨委馮子固電呈被控冤押等情，希查明具復案，決議：併前案辦理，四，宣城縣視察員馮益三電，為共黨傅良居供稱襄陽黨委馮子固，因十六年會充黨務工作，被范司令捕押，祈轉令遵照中央通令移歸法院辦理，或調省攻查案，決議：併前案辦理，五，南漳縣黨部商會電控該縣公安局長陳國瑞搗亂會場，破壞選政，祈飭縣長依法懲辦案，決議：函民政廳，六，天門縣黨部杜宏等，呈報會印被竊，祈予補發並處分案，決議：會印准予補發，盜印人着即撤職，常委予以嚴重警告，并令飭該會自行登報聲明舊印作廢，七，宣傳部提議：孝感縣執行委員會組織民衆訓共指導委員會，並附送組織章程請鑒核備案，應如何辦理，請公決案，決議：暫准備案，八，宣傳部提議：湖北省刊物審查委員會列表呈請轉函各機關按月照數撥付攤派款項，請公決案，決議：照辦，九，組織部提議：第五區黨務視察員王獻芳呈請辭職，已派本部助幹吳盡心接充，請追認案，決議：追認，十，組織部提議：茲定於本月六日舉行黨務工作人員之測驗，擬請本會各委員為監試委員，本部部長為主試委員，各處部秘書，及秘書處文書科，宣傳部編審科，訓練部考查科，本部調查指導科各科主任，為考試委員，試卷由考試委員

閱後，記明分數，再由主試委員覆核，送由監試委員，決定去取，是否有當，請公決案，決議：通過，十一，組織部提議：據廣濟縣執行委員藍鵬呈請准予辭職，可否照准，請公決案，決議：照准，以干榮煥遞補，十二，組織部提議：查各縣市黨部，所屬各區黨部區分部從未照章開會，雖經本部一再令飭，仍未遵照舉行，殊有違反黨紀，藐視功令，擬請嚴令各縣市黨部，督促所屬黨部，切實執行，違則撤懲案，決議：通過，十三，組織部提議：黃安，羅田麻城等縣經中央令准派黨務指導員，其組織名稱，應如何規定案，決議：交組織部擬辦，再行提會。

丙，臨時動議 全體委員提議，聞建設廳收支混淆，外間噴有煩言，業經省府派員澈查，擬請函催省府，轉飭該員，迅即查明，毋稍贖徇，以肅官箴，而儆貪邪案，決議：函省府嚴行澈查。

省整委會第一百二十四次常會

省整委會，昨在該會議廳開第一百二十四次常會，出席委員劉柏芳，吳醒亞，汪世璽，喻育之，左 鐸，請假委員，夏斗寅，王鏡清，楊在春，金亦吾，列席者，黃格君，楊錦昱，艾毓英，孫業超，主席：劉柏芳，紀錄：陳焜，開會如儀，主席報告上次決議案，

甲，報告事項 一，中央執委會令飭所屬一體努力宣傳共工作由，二，中央執委會令知本會委員王鏡清辭職

照准，遺缺已委王獻芳補充由，三，漢口湘鄂贛三省綏靖會議，電討汪精衛由，四，湖北財政特派員李基鴻函知接任視事日期由，五，漢口市財政局函知啓用新印章日期由。

乙，討論事項 一，漢口市社會局函知定於八月五日組織武漢物價評定委員會，請派代表一人出席案，決議，派陳主任焜前往出席，二，宣傳部提議本部秘書王獻芳現奉中央第一〇六次常會派充本會整理委員，應即辭去秘書職務，惟部務重要，需人主持，在新部長未到以前，擬請暫以編審科主任艾毓英繼續代理秘書，以資熟手，而利工作案，決議照准，三，宣傳部提議，會同武漢各同級黨部召集到共討汪及慶祝克復濟南大會，現已籌備就緒，定於九月六日在武昌漢口分別舉行請推定武昌方面本會主席案，決議推吳委員主席，四，訓練部提議荊門縣執行委員會委員兼訓練部長丁齊賢請給假二星期回家結婚，可否請公決案，決議：照准，五，秘書處提議本會常會時間擬請仍改至下午一時案，決議：通過。

省宣傳部第五十一次部務會議紀

省整委會宣傳部昨在該部辦公室開第五十一次部務會

議出席人楊家瑞孫佑世毛壽鶴李煊馬鳴塵曾季明蕭少堂蘇小鵬毛傳洵艾毓英胡越一李國器張秉義請假人張天元主席艾毓英紀錄毛壽鶴開會如議(甲)報告事項(略)(乙)討論事項1.總務科提議 總理逝世五週年紀念大會餘款一百五十元准省府函復保管人劉崇禮業經照數繳還請依常會決議再函省府交出作為修理閱馬廠主席台及指揮台費用案決議派李煊同志持函向省府領取2.指導科提議請派員擬訂到共宣傳計劃案決議推李國器蘇小鵬二同志負責草擬3.陳承仁提議已在討汪大會推定本部職員蘇小鵬担任司儀張天元孫佑世担任簽到湖北通訊社編輯担任紀錄請追認案決議張天元同志因病請假改推胡越一同志擔任餘追認4.指導科提議朱執信先生殉國十週年紀念大會應如何籌備案決議(一)全武昌市黨部召集全市黨員到省黨部參加(二)函各機關各團體各學校派代表參加(三)交編審科撰擬宣傳文字5.指導科提議最近反動刊物充斥武漢擬請函知漢口郵電檢查所嚴密檢查以杜亂萌案決議函警備司令部轉飭郵電檢查所照辦6.總務科提議請建議常會購辦播音機一架以廣宣傳案決議呈請常會7.編審科提議擬編製各種簡明宣傳叢書頒發各下級黨部以廣宣傳案決議交編審科辦理

軍事

三省綏靖會議續誌

八月二十九日爲湘鄂贛三省綏靖會議閉幕之期，上午八時起開會，至十一時許閉會，全體代表均出席，用將昨日會議情形，探誌如後：

通過議案 會議中各方提案，除江西省黨部代表尹敬讓所提者，已於前日提出討論外，其餘各方提案，均於昨日會議提出，經一一討論審查，計共通過十九案，大部係關於勦匪者，次係清鄉剿共事宜。

堅壁防匪 議案中，有第九路總指揮部代表路孝忱提案，其一爲各鄉村建築碉樓，以資堅壁防匪，經路氏說明，略謂：三省匪患，欲求根本肅清，其先決問題，爲扶持民衆自衛能力，而民衆之自衛，則當於各鄉村鎮，仿照廣東成例，建築碉樓，「即砲樓」以肅清各鄉村殘匪，而防範外匪之侵入，當經出席代表，一致通過云。

電討擴會 各代表提議舉，即進行臨時提議，當由九路總部代表路孝忱氏提議通電全國聲討北平偽擴大會議案，各出席代表，僉謂三省匪患，及長沙慘禍，均係偽擴大會議中人所主使，汪精衛即個中主犯，此次綏靖會議，係

籌劃肅清三省匪患，對於造成匪患之偽擴大會議，及主犯汪精衛，不能不有所表示，故對此提議，當場一致通過，電文推由漢市黨部代表蕭若虛起草，由何主任核閱後即拍發云。

勦匪經費 勦匪經費一項，關係重要，在會議中，聞亦曾提出討論，大致仍遵前頒勦匪條例，由各省政府籌給，在會議中未作具體決議云。

宣告閉會 臨時提議後，所有會議中應行討論事項，均已決定，遂於十一時許由何主任致閉會詞，異常懇切，大意希望代表等回省之後，努力促進此次議案及大綱之實行，庶三省匪共，早日肅清，民衆得以安居樂業，而不負此次之會議，詞畢，各代表齊集於行營門首攝影，十二時，何主任在行營大禮堂設筵宴請各出席代表，至一時許始歡盡而散。

電呈國府 會議閉會後，何主任以議決各案，應電呈國府暨蔣總司令鑒核，聞已於昨日將會議詳情電呈國府及蔣總司令。至勦匪大綱，清鄉剿共大綱，即可公佈施行

云。

代表行期 湘贛出席代表譚常愷，余湘三，謝亮宇，路孝忱，王尹西，尹敬讓等，以會議已畢，均須返省，聞已定於今日分返南昌長沙云。

重要決議：

黨務方面 此後注重宣傳工作，並協助軍政當局清查反動份子，對於共產黨徒今後之處治，暫由軍警機關辦理，取嚴厲手段。又規定此後凡有保釋人犯，經調查確係共黨時，實行連坐法，以免共黨漏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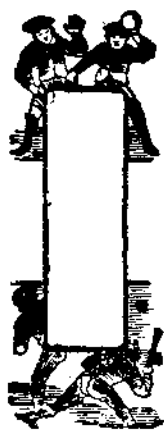
政治方面 規定剿匪經費由省政府担任，凡綏靖部隊

，由省政府照國軍剿匪條例之規定，每營按月補助四百元，并慎重縣長人選，整頓地方團體等。

軍事方面 決議多案，因關係密，不發表。

通電討汪，討論提案以後，某代表臨時動議，由會議發出申討汪逆精衛通電，當經議決通過「電文另錄」

款宴代表 大會三時正式閉幕後即攝影，旋何主任即在行營設席款宴各代表，席間何氏致詞，謂大會結果圓滿，希望各代表返省後，一致努力，同時進行，對於治標治本兩方面，切實會同辦理，次警備部參謀長葉蓬即席報告過去在黃安勦匪之經驗，閱座均為動容，迄二時餘散會。



國際

國聯發表巴力斯坦亂事報告

向守秘密之國際聯盟委託統治委員會巴力斯坦亂事報告，於今日發表，其如諸傳所云，頗指摘英國行政之不善，顯然以暴動責任課諸英人，全文分三章：首論巴力斯坦種族糾紛之性質，此次暴動之爆發，與英人事前及事變時之態度，與措施。次論恢復及維持秩序之方法。再次論今後統治巴力斯坦應抱之政策。據稱，此次亂事，不能認為在清朗之政治空氣中突然發生，因事前曾有種種表示，預為警告，而泣墻則為警告之中心點，亦可見當時人民之驚惶不寧，易於一觸即發。惟報告中對於暴動之是否預有成謀，則亦隱約其辭，未能確定；但於大多數英國調查委員之慈悲觀會，認阿刺伯領袖之態度為正當者，殊不以為然，嗣稱：英兵太少，警力不足，實為亂事蔓延之主要原因，并有代管國家有若干點未能履行其所受之職責，委員會不能不引為遺憾者也等語。同時又責英政府未能履行獎勵造成猶太民族居住地之義務，未克保證猶太人生命財產之安全，以為代管國家宜融合巴力斯坦各民族之利益，研究地

方上經濟問題，使兩民族間發生密切關係，藉以結合其利益，消除其敵意。至於設立巴力斯坦自由政府之要求，不能應允。委員會希望巴力斯坦行政當局雖有取締人民間互相仇視之必要，當不致因此而妨阻其厲行真正建設計劃。至委員會對於防制未來紛擾之步驟，完全贊同云云。

英政府對於報告書之答辯，亦同時發表，內容係為巴力斯坦行政當局之政策辯護并稱巴力斯坦英軍之減少係從該地辦事大員之勸告，其人饒有軍事經驗，諳熟當地情形，所請自有相當見地。且減少駐軍，所以節省防務經費，以供開拓地方之用。當亂事蔓延之際，因不無兵力單薄之感；但該地兵力會詳細呈報委員會，而委員會亦未嘗有認為單薄之表示。至以他處施行有效之制度，施諸巴力斯坦，英人認為可行，且仍有理由希望其亦可成功。至委員會所指忽視農業及其他開發地方之義務一節，須知任何開發地方之政策，必須先顧到國聯委託統治上所有之義務。最後并稱，委員會報告中多所抨擊，而完全忽視英人在巴力

斯坦之良好工作，殊可遺憾云。

又聞英政府之意見書，謂委員會顯未責英國履行關於設立巴力斯坦自治政府之責任，以廣義言委員會對於受託國所抱將來政策之概念，并未有何詰問。委員會之批評，頗多以片面言論為根據，此種手續，英政府不能贊同。委

國聯會議第十一屆年會行將開幕

國際聯盟會議，定於九月十號，開第十一屆年會，前十屆年會，均以舊有之「革新廳」為會場，十年以來，議會事務範圍，大形擴增，該廳不敷辦公，且該廳屋宇不甚寬大，空氣悶熱，到會各國代表，頗以為苦，前德外長斯脫拉司曼氏首先主張遷移會場，故本年改在選舉廳開會，（國聯之新議會廳，現在建造中，五年後可落成，造價美金四百萬元），大會之環境，煥然一新矣。本屆大會，於國聯之內部發展上，甚為重要，故各會員國代表，將全體出席，主席一職，將由行政院代理主席委內瑞拉代表左美他氏担任，國聯組織上之所謂分權問題，本屆大會，將提出討論之。多年以來，有許多國聯理論家，以為國聯之最後的理想組織，為於每一洲設一分國際聯盟，而由在日內瓦之國聯總機關，綜持各分國聯之事務，但另一派理論家，則持相反之意見，此次大會，將研究關於分權之兩種計劃案，其一，即法外長白里安氏一年來所唱之在國聯綜持下之歐洲經濟聯盟案，其一，則為南美薩爾代道共和國代表主

員團以為阿刺伯譁變，出於預謀，且為反對英國而施。但委員會所持理由，殊不充分。英國自一九二一年以來，供給九百餘萬鎊，資助巴力斯坦政府，并於一九二七年，又担保借款四百五十萬鎊，為公共工程之經費。故英政府自信未忽視其義務云。

來路氏所提之南美聯盟案，其目的為凡關係南美之一切國際問題，南美各國，須一致行動，關於後一案，南美方面，已有兩種確定之先例，其一，為英國與其屬領，英與其屬領間，每值關係彼等之問題時，輒以協議之方法，取一致之行動，其二，為小協約國，小協約國間於一切關涉彼等最後目的之問題，亦皆互相協商，以謀對付。但於白里安氏與南美諸國之兩案間，有一極重要根本不同之點，即依白氏之計劃，須創設一種歐洲組合，作為國聯之一部分，而使國聯對彼握有一種統制權，依南美諸國之計畫，則無須另創此種組合，祇由南美諸國間自行決斷，全與國聯無涉，此即英與其屬領，及小協約，迄今所採之政策也。又白里安之計劃，國聯議會，有完全拒却之可能，而南美計劃，既僅為一種非正式的分權，國聯議會，即無從干涉其活動，要之，既有此兩案之提出，而英國與小協約之分權制，早已存在，則可知分權理想，已漸染於國聯之內部，預料此次大會，將首對於白里安案，有所表示，結果使

議會於實際上分裂為五六獨立的集團，未可知耳。至於此次大會之議程，就全體言，非常重要，其中裁軍問題，將佔主要地位，聞英國方面將力倡裁軍問題，已在倫敦海會，有充分協定，故本年十一月間之國聯預備裁軍委員會，即可完成世界海陸空總裁軍草案之主張，預料議會大會，根據英方建議，將請行政院於一九三一年秋冬間，召集第一次世界裁軍大會。大會並將選舉海牙永久國際法庭之全

體新法官，因前任法官九年任期已屆滿也，此外尚有三要案，一，使國聯公約與凱洛格非戰條約相調和案，二，以經濟助力給與被侵略國案，三，使阻止戰爭之方法加強案，又行政院非常駐會員三名之選舉，亦將於本大會行之，現已任滿之國，為古巴，坎拿大，及芬蘭，預料芬蘭將由挪威繼任，坎拿大將於愛爾蘭澳洲南非間擇一以繼，古巴之後繼，則不出南美諸國云。

日樞府會議論戰劇烈

茲五次樞府精查委員會，於昨午後一時開會，質問之烈，在預想以上，相信已與政府以相當以重創，先由與統帥權問題有直接關係的軍部出身之河合大將，開始質問，荒井金子兩氏助之，伊東委員長亦時時藉口議事進行，發言窮追政府，雖在暑中，前後論戰達三時間十分之久，致令濱口首相財部海相進退維谷，質問先由原則的議論開始，首問「兵力量之決定，是否須軍部之同意，」首相答以有得軍部同意之必要，旋河合大將入于第二段之質問，然則政府於決定回訓時，曾得軍部之同意否？首相答以大體已得同意，河合大將又提出加藤前軍令部長之反對上，奏及軍令部長之更迭問題，質問財部海相，海相乃朗讀回訓發送時，接到加藤前部長所發之電文，謂「回訓已發無法挽回，此後望關於艦種之融通及其他之點，更加一層之努力，海

相即根據此電，解釋加藤前部長并非反對，而河合荒井金子三委員以及伊東委員長等，對此解釋，認為不足，故到底不能與以諒解，河合大將更要求財部海相提出往返電文全部，如其不能，則審議進行，難望進步云，又質問濱口首相，謂財部海相與軍令部長關於統帥權問題，曾交換覺書，究竟此舉有何必要，首相答以此係軍部內部之事，與政府無關，河合大將更質問財部海相，謂財部海軍大臣對於協定之條約，既以全權資格簽字，何以於歸國後，開軍事參議會時，又承認兵力量有缺，責海相之二重人格甚力，海相幾窮於答辯，汗如雨下，雖一時敷衍過去，然當日之會，已與政府以重創，第六次神委會定明日午後一時續開，必有更深刻之論戰。

○ ○ ○ ○ ○

國際新曆三年後可實行

國際聯盟所屬國際確定日歷聯盟之主任柯資完斯氏，於二十二號，乘坎后號郵船抵東京，即向國盟之東京支部，請驗證書，開始徵求日方各界對改曆之意見，氏將留東京一月，據謂明年各國將派代表在日內瓦開會，討論此問題。預料經此正式會議之後，可得充分之准許，於一九三三年開始使用國際確定日歷，國聯設有專管此問題之特別委員會，日本尚未加入，氏此來，即勸日本注意此事，派代表加入明年之會議云。

按國際改曆之運動，其始不過私人建議，一九二一年萬國商會開會，始發起世界的運動，決議國際間適用一種確定之新曆法，同時請國際聯盟主持其事，國聯從之調查，經三年之久，於一九二七年，邀請各國政府，各組本國委員會；徵求本國人民之意見，其已組有委員會者，迄今計二十四國，即美，法，德，意，荷，匈，波蘭，比，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魯，波立維亞，厄瓜多，巴拉圭，可瑞比亞，科思大利家，尼加拉圭，巴拉馬，薩爾伐道葵的馬拉，洪都抗思，墨西哥及古巴，美國方面，徵求公意之結果，贊成改一年為十三個月之傾向，頗為濃厚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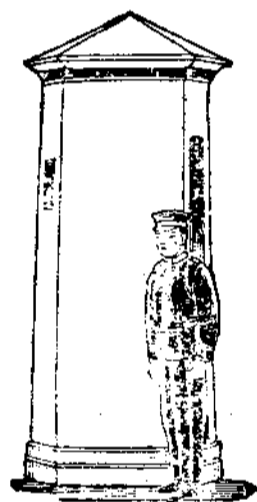
「世界社東京訊」國際確定日歷聯盟主任柯資完斯氏抵東京後，對人談改用十三個月之新曆，（每年十二月，

每月四星期，第十三個月之末添置一閏日作為「安息日」，於社會各界，如商人，科學家，教士，職業者，婦女，農人，學校教師等，咸有利益，綜括之，約有十五項，一，各月相同，皆包含星期日二十八日。二，星期間之某日，即為月間之某日，（反言之，月間之某日，即為星期間之某日）。三，四個星期為一月，一切工資房租，無按星期給，按月給，皆相一致。四，付給日每月相同，商業上，及家庭生活，咸資便利。五，每一星期間，日與月間之四日無變動，可使星期的及月的工作，付給及生產等，較為正常。六，一切賺錢及用錢之時期適相等。七，休假日，及其他永久的月間日常當於同一之星期間日。八，每月末，適當於星期末，無參差奇零之弊。九，每月恰為四星期，日數之不等，與星期數之不等均消滅，可免目下種種調整之必要。十，多數休息日，可置於最近之星期一日，工業及工人皆可便利。十一，復活節日，一成不變，于教會，學校，及某種工業有利。十二，一年分十三個月結賬，金錢流通較速，同一數量之事業，得以較少之款項為之，結果，可使每一國節省甚巨，十三，印刷日歷之金錢，及查檢日歷之時間，均可節省。十四，在婦女方面，二十八日之太陰月乃自然之調整單位，與彼等生理上時期

之二十八日，及在妊娠中之二百八十日，皆天然調和，人類之半數為女子，用此新歷，則女子計算一月及十月，極為便利。十五，一切休息日，如皆置於星期一，在每週

之中，如改星期一，則可得大節省，又照此辦法，工人遇

-
-
-
-



特 載

蔣總司令告前二三集團軍將士書

均鑒：中正與諸將士皆國民革命軍之一份子也。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於打破軍閥之封建思想，掃除割據惡習，鞏固中央政府，以完成國家統一，方得進而與帝國主義者奮鬥，以求中國之自由與平等。而軍人之天職，則尤在捍衛中央，保護人民，服從黨國，促成統一，以建設我三民主義之中國。中正所以自勉者在此，所以期望於諸將士者亦在此。百川煥章，率循此旨，以領導諸將士為革命之先驅，則真諸將士之領袖，亦中正之友也。若違背此旨，以誘引諸將士為反革命之工具，則直諸將士之罪人，亦中正之敵也。不幸軍閥甫經消滅，效尤者又接踵而起，統一甫經完成，破壞者竟公然無忌，此皆百川煥章，誤於割據自私之心理，與無恥政客之挑撥，不惜以國權民命為犧牲，以諸將士光榮之革命歷史，寶貴之政治生命，供其孤注之一擲也。開戰以來喋血千里，死亡枕藉，膏吾袍澤，兵禍之烈，古未曾有。昔共患難，今為仇讎，清夜思之，欲哭無淚，亦早曉口瘡音，為諸將士屢陳利害，明示出路，徒以百川煥章，方狃於治軍之能，擁兵之衆，集合反動勢力之龐大，自謂取精用宏，不難為厲，其所以劫持諸將士者

甚力。諸將士亦迫於環境，而無可如何，此蓋中正所深惜而曲諒者，然順逆之分，勝敗所判，雖叛中央反抗革命者，終無倖勝之理。至於今日，成敗之勢，亦已大明矣，諸將士所以自為計者，亦必思之熟矣，中正愛護諸將士之心，始終不渝，茲更於本月二十二日，電陳中央，為諸將士請命，原電即行印布，可不贅述，惟於此尤有欲為諸將士告者二端，幸審察之。

(一) 諸將士此後如仍為百川煥章効死，不僅作無謂之犧牲，且益增百川煥章之罪戾也。百川煥章不改其軍閥割據之行徑，則其敗亡，至今日已無問題。使其名正言順，為維持統一而戰，為捍衛國家而戰，則雖剩最後之一兵一卒，猶當力戰不屈，視死如歸，以保持軍人無上之榮譽。不幸百川煥章，乃為背叛中央，破壞統一，危害國家之罪人，其舉兵之口實，僅為中正個人。中正口口來迭有表示，但求維持國家統一，鞏固中央政府，俾訓政建設與國民革命，得以確實進行，隨時均可奉身而退。惟既受全國付託之重，若因擁兵者之一怒，遽自放棄職責，則徐世昌曹錕之所為，將重陷全國於綱紀凌夷，山河破碎之絕境，

真革命者何忍因一己之貪生怕死，貽國家無窮之禍根。乃百川煥章，因脅迫中正無效，遽與無名之師，爲叛國之舉，自取滅亡，實不足惜。然國家元氣，人民生命之因而斷喪戕害者，不知凡幾，追原禍首，責有攸歸，戰事若再延長，罪孽益將增重，諸將士愛人以德，卽不爲自身計，亦當爲百川煥章計，勸其早日放下屠刀，勉力自贖。若明知其敗亡之運已無可挽回，而仍願與同盡，且不惜以國家元氣，部屬生命，爲殉葬之品，豈特不智，抑且不仁，如此而死，不特無光榮可言，且將爲天下唾罵。而百川煥章在歷史上之罪惡，亦將百世莫贖矣，知諸將士當必不出此也。

(二)諸將士此時，如仍不幡然改圖，則非爲百川煥章効死，直爲萬惡之改組派共產黨作工具也，諸將士從百川煥章有年，不忍離去於危難之際，亦爲人情之常，惟以國家存亡，民族生死，與個人情感相較，孰重孰輕；諸將士必能辯之。就全般戰局而言，百川煥章之敗亡，已無疑義，諸將士雖効死勿去，於百川煥章之軍事，無毫髮裨益，而適以增重其罪惡，前既言之矣，尤有可危者，則萬惡之共產黨，與勾結共匪之改組派，正乘我戰事延長之際，任意竄擾，廣事活動，粵湘之間，禍固顯而易見。平津與西北諸省，禍尤伏而即發，曩昔改組派曾爲共產黨造機會於粵

漢，今又勾結共產黨，挑撥我革命軍人，使我自相殘賊，以廣播其毒焰於平津。當此日暮途窮之時，尤必爲倒行逆施之舉，則共禍得蔓延全國，而諸將士不啻於無形中爲其工具。共產黨匪殺人放火，與甘爲赤色帝國主義作虎俁之罪惡，諸將士均將共尸之矣。此尤非諸將士之所忍出也。

諸將士於此必能識時審勢，速決大計。總理有言，「革命軍人之智，在於別順逆，辨是非，明利害，」中正既爲諸將士詳言之，國民政府尤以中正之言爲不謬，而昭示天下，明告諸將士以自決之途徑矣。諸將士勿輕信奸人散播之謠，以離間我革命軍人，而中其毒計。試觀中正既往之行動，果有如造謠者絲毫之事實乎。國民革命猶未成功，共產黨匪亟須撲滅，所待於諸士之共同努力者，至般且切。中正決不敢稍有歧視也。中正之電與國民政府之命令，諸將士必可視爲息壤，惟國家危險，人民困苦，均已達於極點，戰事無論如何，必須速籌結束，諸將士在此時，已無徘徊瞻顧之餘地，能勸告百川煥章，卽日釋兵遠引，實爲最善。其次，則各謀所以自救之道，去逆效順，以促進戰事之解決。中正當必竭誠愛護，倘不見諒，必迫中正爲最後之周旋，則擁護黨國，維持統一，實現主義，亦義無可辭。然實非中正之所願也。謹布腹心，惟希裁察。蔣中正啟。

越南總支部代表建議搜集汪精衛叛跡昭著之黨史

為建議事(前略)若夫始終蔑視 總理，背叛本黨，傾陷同志，殘害民衆，反覆險詐，寡廉鮮恥之汪賊精衛，則可以事實證明其於三大測驗時期中，無不罪惡昭彰，不過至今日而極耳。民元南北和議，汪受袁賊之餌，緊持非袁莫屬之議，且聲諸文電，自是汪坐享其勳位之年俸，離總理而作海外富翁。總理歷盡艱苦，重整黨綱，組織中華革命黨於東京，汪乃指加入之同志為上梁山泊，隱然認總理為宋江，其心目中久已無 總理無本黨在，無怪星洲忠實同志恨之最深。謂其辛亥前曾任濱城光華日報主筆，迨袁賊稱帝時，汪正優遊星島中，報之主事人以撰討袁文為請，竟為汪所嚴拒，後又被人發覺其稱袁為世伯之函；同時龍濟光承袁意旨，在粵大殺黨人，而汪若其兄任顧問，姪輩任粵縣知事者亦數人；迨陳逆炯明之叛，無論是否同志，皆不認陳對 總理為敵體，獨汪認之，且自任調人，以討奸于陳，後反勸 總理讓陳，司馬昭之心，已路人皆見矣：逮總理逝世，汪視為平素領袖實現之唯一機會，以有歷史之忠實同志不易售其奸，乃師事父事鮑羅廷，願與同生共死，而招攬陳公博，陳逆炯明餘孽會著「討孫記」一書，志於陳逆機關報，後入共產黨，顧孟餘，甘乃光，譚平山等赤化份子，亂黨竊政，汪且以汪季新之名任

第三國際秘書長，肆發狂言，謂十三年之本黨同志皆非革命黨，欲一網打盡歷史悠久之同志，用心至毒；十四年國民政府初成，汪試其奪取良策，遂一面煽動農工，釀成階級鬥爭，一面大開煙賭，陷全粵于水深火熱，更藉慶案，大興黨獄，株連構陷，無所不用其極，後以阻撓北伐之計不得逞，親請旨於莫斯科，歸而與共產黨魁陳獨秀，大發其國共聯合宣言，賣黨之證。此為最顯而最可恨；其後赴漢而演兩湖之焚殺慘劇，赴粵而演廣州之焚殺慘劇，梟獍本性，至是而大暴露，及至今茲，香港大元帥之夢難圓，乃狼狽奔命，奴顏婢膝，以投靠閻馮，張桂死灰。既不足供朝貢，而以所勾通之湘贛共匪為贄，重演長沙慘劇，以為非如是不能振牛鬼蛇神集團之擴大會議主席虛聲，卑鄙醜態，陰毒險狠，已變本而加厲，真萬死不足以蔽其辜。所有怪者，以汪賊自始至終皆反覆無恥，賣黨求榮，而中央諸公猶持忠恕，輒以汪自棄其相當歷史為可惜。其實汪之歷史，皆惡劣之歷史也。本黨為正紀綱，明是非計，正宜發布明令，廣事搜集歷年汪之叛逆史料，使將來編入黨史，以為叛黨者戒。其他一般叛逆之徒，亦推類至盡，務期搜集無遺。則庶幾黨史編成而使叛黨亂國者懼鈞會之使命，亦可告無憾矣。(下略)

黃埔軍官學校特別黨部執委會爲汪精衛勾結共黨禍國殃民告全國民衆書

汪精衛過去雖然曾經作過本黨領袖之一，然因其十六年包庇共黨，成立政府於武漢，十七年縱容張發奎勾結共黨，暴動於廣州，早已把他們人格賣掉了。我們曉得殺人放火，是共黨惟一的政策，也是共黨惟一的慣能。汪精衛不雙不贖，何嘗不曉所燒的是中國人的財產？所殺的是中國的老百姓？但汪精衛竟爲領袖焚燒得喪心病狂，一再的引狼入室，大有甯可亡國滅種，不能不做領袖之概。據此觀察，本已足證明汪逆心田的惡劣與人格的卑鄙，而爲懲罰他過去罪惡與杜防他再造罪惡計，亦已足有設臨時全國公法法庭，緝獲而共處之的可能。乃汪逆明知自己罪大惡極，不能見容於國人，於是一面花言巧語以飾己過，一面揚言出國求學以避衆鋒。那時的本黨，體念先總理以寬大爲懷的本旨，不予苛責，更看見他能自知引罪謝去，故僅開除其國籍，并停止其一切政治上的活動，以示薄懲。

詎憶虎狼不可與言善，汪逆始終不忘情於蘇俄，而空前絕後之長沙共黨暴動案，又由汪逆勾結共黨幕下而重演。我們軫念着這次赤燄漫野的傷心史事，又當作如何觀呢？縱汪逆雖再施其伎倆，通電否認，然而事實證明，又烏

得任其狡賴，最近由陳總指揮查獲汪逆致李宗仁電一通，文曰：

「兆銘抵平以後，關於黨部政府之設置，擴會已籌劃就緒，各項方案，亦均脫稿，只待經一度最後之討論，即可執行。但證以馮之對兆銘懷疑，閻之對兆銘冷落，西山派之暗中反對，終恐不能完全照我計劃實行。惟切盼西南及兩湖方面，得貴軍之竭力進取而擴張聲援，庶使兆銘有充分發言餘地。昨據向華（張發奎）電告，朱毛彭賀已分兵佔領樟樹，長沙岳州南昌亦正在相機進取中，湘贛軍俱疲於奔命，粵鄂援軍未到，即請貴軍兼程入湘，與彭賀等軍聯絡一致，解決蔣軍；兆銘已電向華分別接濟湘贛共軍，并謀切實聯絡，共出長江。查蔣軍主力，現配置津浦滬海拚戰，閻馮亦苦應付，故武漢之攻克，亦早有仰賴貴軍之心。望兄即率所部直入湖南，兵至長沙岳州時，即可與彭賀各軍北進無阻，東南各處同志，再乘時一變，豈非蔣軍之致命傷耶？如何之處，願聞尊見云云。」

此電起首至尾，完全以李宗仁爲賓，以共匪爲主，滿紙胡言，又騙得那個去呢？我們知道，燒中國人之財產，

川省黨部請中央討逆呈文

國急，南京中央執行委員會鈞鑒：并請轉海外各級黨部均鑒：自閻馮諸逆不惜破壞統一，稱兵倡亂，反抗中央，我中央爲整肅紀綱奠安黨國，用是興師北指，聲討叛逆，犁庭掃穴，指日可期。乃有本黨叛徒汪兆銘陳公博謝持鄒魯等竟於失意之餘，投降閻馮諸逆，助桀爲虐，圖謀顛覆黨國，喪心病狂，莫過於此！今者，汪等逢迎軍閥之所謂擴大會議，已開幕於廢京，而閻馮諸逆，遂得愈加猖狂於河朔。叛徒逆賊，反動集團。雖爲國民革命過程中應有之產物，實亦國家人民之公敵。若不嚴加裁制，何以肅綱紀而正觀聽？汪等昔日痛詆軍閥，茲則投降軍閥，當年寇讎，今日同志，言行矛盾，反覆無常，已失革命者人格。乃既倚軍閥爲靠山矣，竟又助其張目，不惜出賣人格，倡言法統，以爲附逆造亂之依據，繼因不能自圓其說，唱放棄法統不談而變爲打破法統，乃主張開其所謂擴大會議，令治腐化惡化軍閥官僚政客於一爐，希圖湊成反動之局面，遂致不顧一切，任情黑白，寡廉鮮恥，尙復成何涇渭，且

南京市執委會爲祝捷大會告民衆書

汪等居恆好談黨紀，今擴大會議于黨章毫無根據，較之籌安會善後會議尙骯髒醜，違法亂紀，自批其頰，狐狸孤猾，直不知世間尙有羞恥事矣！至擴大會議號稱七十九，而出席者充其所謂皆屬合法之人數亦僅有十一，大半姓名皆由代簽，載鬼一車，寧非兒戲？當茲新舊社會綿續之交，道德淪亡，紀綱不作；彼兇頑不靈之軍閥。曲解黨章，藉端毀黨，無足責怪，獨惜以所謂改西兩派之革命首領自命之汪謝諸人，居然推情送媚，醜態百出，至於如此；爲欲分軍閥之餒餘，發爲毀法亂紀認賊作父之舉措，禍國殃民，延長國難。黨賊與國賊，皆罪不容誅，無所軒輊。亟應同聲天討，殲滅兇頑。本會謹代表全川同志及革命民衆爲中央之後盾，追隨海內外諸同志之後，與叛逆周旋，義無反顧。尤望海內外同志全國同胞一致申討，庶幾法紀重光，黨國安固，革命前途，實深利賴。中國國民黨四川省黨務指導委員會叩印。

我中央討逆軍，在蔣總司令指揮之下，滂暑過征，馳驅一月，最近以數師之衆，大敗閻逆渡河南犯之師，下泰安，克濟南，追奔逐北，斬將塞旗，建不世之偉勳，寒閻馮之

逆胆，捷報傳來，我們後方的民衆，誰不是歡欣若狂，額手慶祝呢，此次閻逆錫山，爲要破壞統一，達其封建割據之私慾，遂不得不作反革命的勾當，不惜勾結素不相容的

特 載

馮逆玉祥及一切北洋軍閥餘孽，背叛中央，稱兵作亂，爲求目的，可以拉攏西山等派，同眠一榻，不擇手段？可以與張桂共匪等徒，勾結一起，逐臭於北平，分贓於燕冀。我中央爲保障統一計，爲謀民族生存計，爲解除民衆痛苦計。忍痛討逆，因爲閻馮等知道這是最後的一次掙扎，遂傾全力作亂，至使討逆戰事延長數月，因爲戰事延長，不特使方在閻馮軍閥壓迫下水深火熱中的民衆，不能早見天日，有奚爲我後之悲，而後方又因汪逆精衛等反動份子主使張桂逆軍一度進犯湖南，勾結共產黨，再度焚殺長沙，他們爲破壞統一，牽掣討逆兵力，竟不惜使我後方民衆受無窮的痛苦，同胞們，我們所以不能安居樂業，我們所以不能享到訓政建設的自由與幸福，我們所以要受土匪共產黨的焚殺，那完全是閻馮汪等逆背叛中央，勾結共匪所賜給我們的恩惠，打倒閻馮汪等逆，就是求我們自己的安甯，謀我們自己的幸福的唯一出路，這次中央討逆軍藉總理在天之靈，承蔣總司令指揮之勇，於兩週間，大摧逆焰，迭克名城，閻逆這次濟南之慘敗，不特使山西軍隊之精華完全喪失，而且寒馮逆之胆，使馮逆不得不退却隴海平漢兩路之殘敵，守保潼關老巢，因爲這次濟南之捷，我們可以預卜在最短時間內，即可以會師中津，直趨晉陝。

軍事的解決就在目前，戰事解決以後，中央就可以注全力去清共勦匪，用全力去實施建設，我們就可以得到安居樂業，再不受共匪的焚殺，戰爭的損失，我們欣喜將來的成功，更不能不慶祝這次討逆的勝利，蔣總司令暨前方數十萬的討逆將士，爲保障我們民衆利益，冒暑苦戰，衝鋒殺賊，我們欣慶討逆的勝利，更不能不景念蔣總司令暨前方討逆將士的辛勞，因此我們於熱烈慶祝之餘，應該更要注意到：（一）要全國民衆應一致起來，更積極的擁護中央撲滅閻錫山馮玉祥汪精衛等叛逆，務於最短時間肅清此種反動叛徒，使我們得休養生息，於青天白日旗幟的訓政建設之下，（二）全國民衆應一致起來，用精神或物質去慰勞替民衆効死的勞苦功高蔣總司令暨前方討逆將士，要這樣，我們才對得住前方數十萬爲保障我們民衆利益而犧牲的忠勇將士，要這樣，我們才是慶祝討逆勝利的真義，同胞們，舉國歡騰的「祝捷」，使我們感覺到解放就在目前了，努力啊，我們於慶祝之中，更努力的，擁護中央從速肅清叛逆！討逆成功萬歲！民衆解放萬歲，蔣總司令暨前方討逆將士萬歲！中國國民黨南京特別市執行委員會宣傳部印。

○ ○ ○ ○ ○

共禍史實

共產黨的黑幕

——共黨首要傅良居之供詞——

(中央社訊)昨行營據均鄧游擊司令徐德佐呈報，在老河口至樊城汽車道上，拿獲共黨首領傅良居，(即張紀元)一名，曾充棗陽紅軍指揮蘇維埃政府主席，縣黨部執委等偽職，訊得供詞，對於其匪殘酷行爲，暨蘇俄欺騙手段，發揮極其透澈，實可促一般已入迷途青年覺悟，茲探獲供詞如後：(問)你是傅良居嗎？(答)是的，自民十七離棗後，又改名張紀元，(問)你是那裡人，(答)棗陽城內人，(問)多少年紀，(答)二十四歲，(問)進過甚麼學校，(答)曾進第二師範，及中華大學，(問)何時入中華大學入何科，(答)學文科一年半，是在民十五時候，(問)何時入共產黨，(答)先入國民黨後入共產黨，(問)入國民黨在甚麼時候，入共產黨又在甚麼時候，(答)十六年正月入國民黨，三月改入共產黨，(問)入黨後做些甚麼工作，(答)十六年四五月當棗陽縣黨部執行委員，以後曾當棗陽縣紅軍總指揮，兼蘇維埃政府主席，離開棗陽後，曾到開封報館裏當訪員，此次又要我去紅軍師部當政治主任，打算先回來安置家事，再去做事，(問)你當執行委員及

總指揮時做了些甚麼案子，(答)當執行委員是擔任宣傳部長，不過做些激烈的宣傳，當總指揮，爲時未久，沒有實地殺人放火，(問)你這話不實在吧，(答)我現在并不求生，所說的都是實言，(問)你爲甚麼要入共產黨，(答)當時有三種原因，(問)那三種原因，(答)(一)爲便於出頭作事，(二)因信朋友，爲感情沖動，(三)爲國共尙未分離，共產黨理由，也說得很好聽，(問)爲何入了共產黨，便於作事，(答)朋友說國民黨是個有歷史的黨，有資格，有勞績的黨員很多，我們初進去的，是不容易出風頭，一入共產黨，就可以出風頭，佔在重要的地位，所以想急進的人，就要入共產黨，(問)共產黨如何說得好聽呢，(答)無非說是社會不好，政治不良，我們要出來謀幸福，使大家有衣穿，有飯吃，(問)國民黨不是謀大家幸福，要有衣穿，有飯吃的嗎，(答)他們說國家現在鬧糟了，(問)共產黨不糟嗎，(答)共產黨更糟，但是我未加入時，並不知道，(問)你現在又何以明知道共產黨更糟呢，(答)共產黨當初曾簡單喊幾個口號，喊幾聲空洞的目的，也似乎好聽，進

到他黨內去後，並沒有見有能够實行做到的具體辦法，他所採取的，反都是搗亂殘忍不合理的，能使人世界變成鬼世界的辦法，（問）你何以曉得共產黨沒有實行的辦法呢？共產的口號，多是騙人的，併沒有方法，可以做的，即如「土地農有的」一句大口號，究竟每個農民，應分多少畝地，所分土地，能否生活，共黨並無統計，假如土地均歸現在農民占有，那麼，將來革命的士兵回鄉，又種什麼東西呢，還有許多的糾紛，共黨并無解決的辦法，又如所謂革命主力軍之工人，在中國除五七個大都市，看見有工廠外，其餘十多省，並沒有看見大工廠，可見絕不適合國情，在我們中國窮人本身，常可以變為富人，田主本身，常可變為佃戶，本來沒有固定之階級可分，而共黨偏要強分階級，要我們階級鬥爭，來自相殘殺，所以說都是搗亂的辦法（問）共黨為甚麼要如此搗亂呢（答）是受了蘇俄的指使，蘇俄指導人，總說愈搗亂得兇，就可以增加窮人，使社會上沒有屋住，沒有飯吃的人增加了，自然要跟着我們革命，就容易得勢了，所以說他是殘酷不合理，要使中國變成鬼世界的辦法，（問）你們共產黨大本營的蘇俄，說不講國界，是真的嗎，（答）當初說蘇俄不講國界我也有點相信，我現在才認識他是完全騙人的，（問）何以認識他是騙人的呢，（答）蘇俄說扶助蒙古獨立，但他對於庫倫的軍官警察及教習等，都要用俄人，而排斥漢人，我們聽見了，就有點懷疑，但他還以為是俄人高些，應該如此的，後來聽見他對於庫倫的通商關稅教育等事，純有政治經濟

的雙方侵略，且去年看見蘇俄因不肯交還中國的中東鐵路，來同我東北大戰，就認清他說不講國界的話，完全是騙人的，并且才明白他花錢到中國來組織共產黨，故意搗亂，就是要中國不得太平，他才好乘此機會，在邊界上取得各種侵略的利益，（問）照你說來，你現在很明白了，你到也追悔不及呢，（答）我現在追悔，我現在悲痛，因為我那時想出風頭，一時為感情沖動，沒有詳細的研究，盲從了沒有詳細辦法的共產黨，隨着他們聽外國（蘇俄）的指使，在我們自己的祖國故鄉來搗亂，惹起自相殘殺，實做了忘祖禍國的罪人，不足以對中國人，更使家庭破碎，母親哥哥及兄弟，都不能見面，亦不足以對我的骨肉，（問）共黨人既知受了騙，為甚麼還受蘇俄的嗾使呢？（答）大家都以為當初業已錯了，罪惡已太大了，社會上的人都不容許我們立足了，雖明知受了騙，但無回頭的餘地，也只好逆着良心，再去騙人以延長自己的生活罷了。（問）你呢？（答）我近來只有痛心，只有消極，並不甚願隨他們去鬧，所以到商城去當政治部主任的事，也未決心，（問）你今春回瓊家時，為甚麼共黨又歡迎你呢？並舉你當主席呢？（答）我因回來探親，他們知道我從前辦黨，故推我做主席，其實我保我的舅父，瓊崇勝他們堅持不可，還是殺了，并說我不革命，迫我離開瓊陽，這都可以查訪的，（問）你現在還有些甚麼希望呢？（答）我不希望求生，只望將我的遺書，代交我的母親和兄弟，再希望全國青年們，不要再像我一時貪出風頭，盲從這沒有具體實行辦法的共黨

，來替蘇俄當走狗，在自己祖國內搗亂，來增長自相殘殺，並望中國少打幾戰，使人民得以安居樂業，使我的母親

兄弟，及我的同胞，不再做冤死鬼那就完了。

共匪蹂躪長沙之經過

▲長沙失陷經過 危宿鍾自任師長後，即作豪語，包圍劉平共匪，且以平日共匪見國軍即退之眼光視之，出兵瀏陽，絕不搜索，猛向前進，不料危師前進，匪分左右埋伏，追危師深入，共匪大舉包圍，竟至損失兩團之衆，在後兩團，見前進者被圍，心胆已寒，無心戀戰，一潰如水。據聞共匪由湖蹟渡來者，不過千餘人，當時守河兵士，坐視其樞衣涉淺，謂事已如此，我輩又久未領餉，只好大家一跑，當時前方如此，省府衛士隊，確有小部分叛變，流氓地痞，即乘機放火而長沙糜爛矣。何芸樵之出走，一說衛士隊變時，渠始由省府改裝逃脫，一說在瀏陽門外，遇公安局偵探說，共匪已經湖蹟渡，渠即倉皇失措，由該偵探引路，經落心田轉東長街出漢門繞玉新河，由漁划渡出，隨將七十元鈔票賞給漁人。是晚其謠風甚重，商家雖均未閉門，却未就寢，前據日人消息，謂在三句鐘時，其實尚未到三句鐘，該匪等由小吳門經中山路，直奔省政府，時已火燄冲天，城內一片殺聲，尤其在監獄放出之囚犯，兇險異常，一時秩序大亂，居民驚悸哭不敢聲。

▲共匪燒殺慘狀 省城各機關，僅舊學院衙門未燒，其餘都成灰燼，學校之被焚，有第一師範並協兩校。殺人多少，此時尚無確數，惟該匪之窮凶極惡，殊不忍言，該

匪等人人可以殺人隨時隨地可以殺人，當時街上除流氓地痞外，餘人不敢出門，然有時不能不外出，或往各親友家探問者，則必須着舊青衣服，裝作流氓及無產階級模樣，一時工人衣服，大顯神通，多有無男工衣服可借者，即借女工之褲穿之。出門時，尚須背負小袋或手提菜籃，跟隨流痞，向米店擁擠，作糶米狀，或菜籃內放一二樣小菜，裝飾至此，已極周密，然一遇該匪驗其手足皆白，不似工人，即以梭標刺之，登時并不刺斃，刺傷後，棄擲道旁，任其呻吟，過後再來補刀，以梭標刺入喉管，轉旋數下，始抽梭標，含笑即出，若輩誠不知何心肝。尤其瀏平兩縣人之寄居省城者，幾無一倖免，該匪等謂瀏平兩縣人，多係土豪逃來省城請兵者，故殺之尤慘耳，傷兵聞亦殺近兩百以上，因二十九日，勇勝艦施放大砲，該匪等以為大軍已到，向瀏城分途奔竄，傷兵出而截奪紅匪之槍並殺死該匪等數人，不料時無陸軍入城，匪等竄而復返，即沿街搜索傷兵，陸軍醫院院長劉輔察之被害，即爲此也，由此可見本黨軍人，熱心擁護黨國，且可見該匪等之萬惡滔天，早爲軍民所共棄也。聞該匪業限於八月六日成立工會，組織五萬紅軍，入會者即發紅袖章，袖章發過之後，即舉行大暴動，分生路死路，有袖章者，往瀏城外走，此是生路

無袖章者，往小西門走，此是死路，嗚呼，若大軍再遲兩日，尙有今日之長沙耶，亦云險矣。

▲綁票時之殘酷 共匪退出時，綁票多少，尙知不實數，據聞約在數百人以上，邱希甫云，渠本家於南城外，開設支店，其匪於前二日檢查一次，并未有何言語，臨走忽至其家將伊帶去，行近榔梨，大軍追至，匪衆奔散，渠乃乘間逃歸，當日同行者，男女共十七人內有一軍官之婦，背負小孩約二歲，匪衆催走甚急，該婦泣稱，我背着小孩，天氣又熱，求老爺莫逼我，我慢走，該匪即將小孩奪去，拋擲數丈以外，隨用梭標將該婦刺死。又聞尙有被綁者四十餘人，盡行殺斃，再行逃走，長沙城內，現在派人前往尋屍。絡繹不絕，嗚呼慘矣。何健入城後，挨戶清查，門首都貼有清查證，晚八時戒嚴，無論官兵或機關人員，有徽章口號，無通行證者，不准通過，行李祇准進城，不准出城，近來雖准出城，仍受嚴厲之檢查晚間戒嚴則較遲矣。河鍵刻尙在瀏陽，聞該縣西南兩鄉農民，組織自衛軍，共匪屢爲所敗，竟不敢再出，東北兩鄉，則已匪化，何主席擬痛勦之，不再姑息矣。

▲匪軍獸化行爲 共匪會將長沙各水龍集中四十九標，灌以洋油，據說，工會成立後，挨戶檢查，檢查後，舉行大暴動，將洋油用水龍噴至屋上，全城舉火，該匪等用意，反對者燒死殺死，願加入者，亦使其無室家妻子可戀。該匪等在長沙曾出有賞格對於公務職員活捉者賞，獻頭

者賞，該匪等去後，聞竟發現無頭男女屍數具，聞何健公館，亦有此無頭男女屍，大約是捉去請賞矣，該匪等內有女匪約近千人，手持梭標，兇悍異常，當街沐浴，旁若無人，誠哉其獸化矣。該匪等亦辦有紅軍日報，當街張貼，并派人挨戶送閱，惜無有存者，聞其大致，載關瀏平兩縣赤衛軍五萬進城，實行大暴動，組織偽湘鄂贛蘇維埃政府殺盡國民黨員，組織偽放火司令部，殺人司令部，無一事不令人聞之，胆戰心驚。

▲大軍至匪遠逃 本月十日下午，忽然謠風又起，遷者紛紛，秩序幾亂，當將造謠者殺以示衆，始克維持。聞謠風之起，因青石橋有匪軍司令部，當日因大軍突至走避不及，即造某師獨立團名義，張貼門首，並敢放哨，大呼口號，該匪軍本來不知大軍口號，遇兵士答口號時。反稱戒嚴時期，不能隨便，究竟口號是怎樣的，須寫出來，方可通過，因此彼亦得知真正口號，整隊向南門出發，以爲脫逃之計。經國軍查出追至十餘里，彼猶對抗，時有商人經該處瞥見，說共匪又到南城外不遠，所以人民惶恐異常，船票買至五六十元一張，火車則更擁擠不堪，予等在岳州見火車情狀，亦憂疑莫釋，嗚呼，匪計真狡矣哉。

現在瀏平都已克復，但不知究竄何處，聞匪等輜重，有二千餘石，羅霖部隊截獲不少，陳光中亦大發其財，此次官軍頗爲奮勇者，綠營斃匪徒一名，總可在身旁搜出數十元或百圓不等，即鐘表一項，幾至無匪不有，長沙人民之損失，不可以數量計矣。(完)

編輯者

中國國民黨湖北省黨部臨時整理委員會宣傳部

發行處

中國國民黨湖北省黨部臨時整理委員會宣傳部

印刷者

漢

口

新

昌

印

書

館

民樂園後大江家院

電話一七五七號

代售者

各

大

書

局